

樵

歌



12-
2/24/23

章衣萍校點

樵

歌

商務印書館發行

關於樵歌考證及朱敦儒史料

肇經室外集：樵歌三卷，宋朱敦儒撰。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興乙卯以薦起，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上疏乞歸，居嘉禾。此依毛晉汲古閣舊鈔過錄。案花菴詞客稱敦儒東都名士，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江西月二首，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是編江西月凡八，卽指第五第六二首而言。又張正夫稱敦儒月詞『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詞意絕奇，似不食烟火人語。是作今載集中，餘皆音律諧緩，情至文生，宜其獨步一時也。

鐵琴銅劍齋藏書目錄：樵歌三卷，舊鈔本，宋朱敦儒撰。敦儒字希真，洛陽人。高宗南渡，寓嘉禾。初以薦起，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晚除鴻臚寺少卿。至元嘉禾志云：以詞章擅名，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是本流傳

絕稀，亦見直齋書錄。

甯宋樓藏書志：樵歌三卷，舊鈔本，宋朱敦儒希真撰。書錄解題曰：樵歌一卷，朱敦儒撰。案至元嘉禾志曰：敦儒本中原人，以詞章擅名，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嘗爲樵歌云云。

繆小山

荃孫

太史朱希真樵歌跋：右樵歌三卷，宋朱敦儒撰。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興乙卯以薦起，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上疏乞歸，居嘉禾。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秦檜當國，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復除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見宋史文苑傳。四朝聞見錄：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請致仕，上改容而許之。二老堂詩話：希真詩詞，獨步一世。居嘉禾，秦丞相欲令希真教秦伯陽作詩，遂除鴻臚。蜀人武橫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上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希真舊有鷓鴣天詞，中見集故以此譏之。能改齋漫

錄：希真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詞，中見集不減唐人語。竹坡詩話：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歷。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澄懷錄。陸放翁云：希真居嘉禾，與朋儕詣之，笛聲自烟波間起。頃之，權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櫓閒有珍禽，俱目所未覩，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靜志居詩話：城南放鶴洲，南渡初，禮部郎中朱敦儒營之以爲墅。洲名其所題。雖不見地志，觀樵歌一編，多在吾鄉所作，此說近是。花菴詞選：希真東都名士，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西江月二首，中見集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貴耳錄：希真月詞，有『插天楊柳，被何人推出一輪明月？』自是豪放。賦梅詞『橫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語意奇絕，如不食烟火者。希真著有巖壑詩人集一卷，又有獵較集，均不傳。樵歌三卷，阮文達經進書目，依汲古閣舊鈔本進呈，而書亦罕。吾友臨桂王佑遐給事，彙刻宋元人詞鈔，得知聖道齋所藏汲古閣未刻詞內，樵歌拾遺三十四首，先梓以行。今年正月，新安友人以吳枚庵鈔藏見貽，如獲瓊寶。三卷計二百五十五首。

首尾完善，亦無序跋，不知源出何所。第與拾遺相校，均在其中。同爲汲古鈔本，何以別出拾遺，殊不可解。惟貴耳錄所舉二詞俱在，想無甚遺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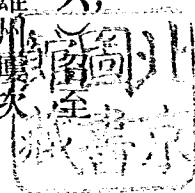
長洲吳枚庵錄

朱敦儒小傳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少年時，以布衣負重名。靖康時（一一二六），京師不肯就官，辭還山。南渡後，寓居嘉禾。高宗召他，他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屢次徵召，方才應徵。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後被人劾罷。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他上疏告歸。秦檜當國時，喜歡獎用詩人，他的兒子秦熺也好文學；於是除敦儒爲鴻臚少卿。秦檜死後（一一五五），他也廢黜了。

（宋史四四）

他的生死年歲不可考。他的樵歌三卷裏，只有兩首詞有甲子可考。最早的是政和丁酉（一一一七）洛陽西內造成，他代洛陽人作望幸之曲。（望海潮題）又紹興丁丑（一一五七）有中秋賞月的柳梢青詞。此外無甲子可考的，有『七十衰翁，告老歸來』（沁園春）『好笑衰翁年紀，不覺七十有四』（如夢令）『屈指



八旬將到，』（西江月）『今年生日，慶一百省歲。』（洞仙歌）大概他活到九十多歲。宋史說他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告歸，以『七十衰翁，告老歸來』之句參考起來，他大概生於神宗元豐初年，約當一〇八〇；死於孝宗淳熙初年，約當一一七五。

宋史稱他『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汪叔耕說他的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花菴詞選說他『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

他的樵歌三卷，有王氏四印齋刻本，朱氏彊邨叢書本。我們看他的詞，可分三個時期。第一是南渡以前的少年時期，『輕紅遍寫鴛鴦帶，濃碧爭斟翡翠卮』的時期。第二是南渡時期，頗多家國的感慨，身世的悲哀，『南北東西處處愁，獨倚闌干遍』的時期。第三是他晚年閑居的時期。這時候，他已很老了，飽經世故，變成了一個樂天自適的詞人：『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把恨海愁山一齊按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這一個時期的詞，有他

獨到的意境，獨到的技術。詞中之有樵歌，很像詩中之有擊壤集。（邵雍的詩集）但以文學的價值而論，朱敦儒遠勝邵雍了。將他比陶潛，或更確切罷？

胡適

樵歌目錄

樵歌上

聒龍謠二首	一
雨中花	二
水調歌頭六首	二
桂枝香	五
水龍吟二首	五
念奴嬌七首	六
蘇武慢	九
木蘭花慢二首	九

洞仙歌三首	一〇
滿庭芳二首	一一
滿江紅	一二
風流子	一二
望海潮	一三
勝勝慢	一三
芰荷香	一四
沁園春	一四
卜算子慢	一四
醉春風	一五
踏歌	一五
鵲橋仙六首	一五

臨江仙八首……………一七

鷓鴣天十四首……………一九

樵歌中

木蘭花二首……………二五

暮山溪七首……………二五

朝中措十一首……………二八

促拍醜奴兒……………三〇

醉落魄……………三一

醉思仙……………三一

感皇恩三首……………三一

杏花天三首……………三一

戀繡衾	三三三
青玉案	三三三
南歌子	三三三
蘇幕遮二首	三四
浪淘沙三首	三四
千秋歲	三五
定風波	三五
踏莎行二首	三六
夢玉人引	三六
一落索二首	三七
漁家傲二首	三七
望江南	三八

十二時	三二八
南鄉子二首	三二九
行香子	三二九
憶帝子	三二九
桃源憶故人六首	四〇
好事近十四首	四一
長相思二首	四五
烏夜啼	四五
沙塞子二首	四六
西江月八首	四六

樵歌下

減字木蘭花十七首	四九
點絳脣五首	五三
柳梢青六首	五四
採桑子三首	五六
憶秦娥四首	五六
卜算子七首	五七
清平樂六首	五九
昭君怨	六一
浣溪沙八首	六一
阮郎歸	六三
生查子	六三
眼兒媚三首	六四

訴衷情四首	六四
菩薩蠻四首	六五
雙鶺鴒	六七
鼓笛令	六七
西湖曲	六七
風蝶令	六七
謁金門	六八
洛妃怨	六八
燕歸梁	六八
相見歡七首	六八
如夢令八首	七〇
春曉曲	七二

柳枝……………七二一

補遺

孤鸞……………七三二

念奴嬌……………七三二

樵歌

卷上

聒龍謠

肩拍洪崖，手攜子晉，夢裏暫辭塵宇。高步層霄，俯人間如許。算蝸戰多少功名，問蟻聚幾回今古？度銀潢，展盡參旗，桂花淡，月飛去。天風緊，玉樓斜，舞萬女，蛻袖光搖金縷。明廷燕闕，倚青冥，回顧。過瑤池，重借雙成，就楚岫，更邀巫女。轉雲車，指點虛無，引蓬萊路。

又

憑月攜簫，遡空秉羽，夢踏絳霄仙去。花冷街榆，悄中天風露。竝真官，藥佩芬芳，望帝所，紫雲容與。享鈞天九奏，傳觴聽龍嘯，看鸞舞。驚塵世，悔平生，歎萬感千恨。

誰憐深素羣仙念我，好人間難住。勸阿母，偏與金桃教酒星，騰斟瓊醕。醉歸時，手授丹經，指長生路。

雨中花 嶺南舊作

故國當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馬長楸。對蔥蔥佳氣，赤縣神州。好景何曾虛過？勝友是處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斷狂遊。胡塵卷地，南走炎荒，曳裾強學應劉。空謾說螭蟠龍臥，誰取封侯。塞雁年年北去，蠻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夢，重到東周。

水調歌頭 淮陰作

當年五陵下，結客占春遊。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落日經過桃葉，不管插花歸去，小袖挽人留。換酒春壺碧，脫帽醉青樓。楚雲驚，隴水散，雨漂流。如今憔悴，天涯何處可消憂？長揖飛鴻舊月，不知今夕煙水，都照幾人愁。有淚看芳草，無路認西州。

又

白日去如箭，達者惜分陰。問君何苦，長抱冰炭利名心？冀望封侯一品，僥倖昇仙三島，不死解燒金。聽取百年曲，三歎有遺音。會良朋，逢美景，酒頻斟。昔人已矣，松下泉底不如今。幸遇重陽佳節，高處紅萸黃菊，好把酒鄉尋。澹澹飛鴻沒，千古共銷魂。

又和董彌大中秋

偏賞中秋月，從古到如今。金風玉露，相間別做一般清。是處簾櫳爭捲，誰家弦管不動，樂世足歡情。莫指關山路，空使翠蛾顰。水精盤，鱸魚膾，點新橙。鵝黃酒軟，纖手傳觥。杯一作任頻斟。須待惜一作曉參橫後，直到來年今夕，十二數虧盈。未必來年看，得似此回明。

又和海鹽尉范行之

平生看明月，西北有高樓。如今羈旅，常歎茅屋暗悲秋。聞說吳淞江上，有個垂虹

亭好，結友漾輕舟。記得蓬萊路，端是舊曾遊。趁黃鵠，湖影亂，海光浮。絕塵勝處，合是不數白蘋洲。何物陶朱張翰，勸汝橙齏鱸膾，交錯獻還酬。寄語梅仙道：來歲肯同不？

又對月有感

天宇著垂象，日月共回旋。因何明月，偏被指點古來傳？浪語修成七寶，謾說霓裳九奏，阿姊最嬋娟。憤激書青奏，伏願聽臣言。詔六丁，驅狡兔，屏癡蟾。移根老桂，種在歷歷白榆邊。深鎖廣寒宮殿，不許姮娥歌舞，按次守星躔。永使無虧缺，長對日團圓。

又

中秋一輪月，只和舊青冥。都緣人意，須道今夕別般明。是處登臨開宴，爭看吳歌楚舞，沈醉倒金尊。各自心中事，悲樂幾般情！燭摧花，鶴警露，忽三更。舞裯未卷，已見玉繩低轉便西傾。認取眼前流景，試看月歸何處，因甚有虧盈？我自闔門睡，

高枕笑浮生。起調次句
疑有誤

桂枝香 南都病起

春寒未定，是欲近清明。雨斜風橫，深閉朱門；盡日柳搖金井。年光自趁飛花緊，奈幽人雪添雙鬢。謝山攜妓，黃壚貰酒，舊愁慵整。念壯節漂零未穩，負九江風笛，五湖煙艇。起舞悲歌，淚眼自看清影。新鶯又向愁時聽，把人間如夢深省。舊溪鶴在，尋雲弄水，是事休問！

水龍吟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爲吳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北客蒼顏，一作翻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甫，淚流如雨。

又

曉來極目同雲暖，空降雪花零亂。平生塵想，老來俗狀，都齊驚散！玉鳳凌霄，素虬橫海，一杯相勸。任霓裳學舞，梅妝作面，終不似天裁剪。正是年華美滿，鬪迎春巧飛釵燕。衝寒醉眼，倚空長揖，羣仙笑粲。說道瑤池，有人來報，西真開宴。便爭先一作藥佩高馳羽駕，卷東風轉。

念奴嬌梅

見梅驚笑，問經年何處，收香藏白？似語如愁卻問我，何苦紅塵久客？觀裏栽桃，仙家種杏，到處成疎隔。千林無件，澹然獨傲霜雪。且與管領春回，孤標爭肯接。雄蜂雌蝶？豈是無情，知受了多少淒涼風月？寄隴程一作人遙，和羹心在，忍使芳塵歇？溪邊一作風寂寞，可人一作誰爲攀折？

又月

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牀涼似水，飛入瑤臺瓊闕。霧冷笙簫，風輕環佩，玉鎖無人掣。閒雲收盡，海光天影相接。誰信有藥長生，素娥新煉就，飛

霜凝雪。打碎珊瑚，爭似看仙桂扶疏橫絕。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

又

晚涼可愛，是黃昏人靜，風生蘋葉。誰做秋聲穿細柳，初聽寒蟬淒切。旋採芙蓉，重熏沈水，暗裏香交徹。拂開冰簟，小牀獨臥明月。老來應免多情，還因風景好，愁腸重結。可惜良宵人不見，角枕蘭衾虛設。宛轉無眠，起來閑步，露草時明滅。銀河西去，畫樓殘角鳴咽。

又

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按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休說古往今來，乃翁心裏，沒計許許一字無，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懶共賢爭，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脫與獸底。

又約友中秋游長橋魏倅邦式不預作念奴嬌和其韻

素秋天氣，是登山臨水，昔人悲處。我遇清時無個事，好約鶯遷鴻翥。旋整蘭舟，多攜芳醞，笑裏帆輕舉。松江纜月，望雲飛櫓延佇。別乘文雅風流，新詞光萬丈，珠連錦聚。恨不同遊，指浩渺玉宇瓊樓相付。桂子收香，蟾輝探露，暫輟尊前舞。絲囊封寄，倩他雙翠銜去。

又楊子安侍郎壽

臘回春近，正日添宮綫，香傳梅驛。玉律冰壺此際值，顯一作天與奇才英識。貫日孤忠。凌雲獨志，曾展回天力。功名由命，等閑卻鍛鸞翮。誰信夫子如今，眠雲情意穩，風塵機息。邂逅初心，得計處伊水鷗閑波碧。但恐天教經綸緣在，未遂紫煙客。君王圖舊，看公歸覲京國。

又垂虹亭

放船縱櫓，趁吳江風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蕭蕭楓葉。萬頃瑠璃，一

輪金鑑，與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銀漢，爭白。深夜悄悄，魚龍靈旗收，暮靄天光相接。瑩澈乾坤，全放出、疊玉層冰宮闕。洗盡凡心，相忘塵世，夢想都銷歇。胸中雲海，浩然酒浸明月。

蘇武慢

枕海山橫，陵江潮去，雉堞秋風殘照。閑尋桂子，試聽菱歌，湖上晚來涼好。幾處蘭舟，採蓮遊女歸去，隔花相惱。奈長安不見，劉郎已老，暗傷懷抱。誰信得、舊日風流，如今憔悴，換卻五陵年少！逢花倒趂，遇酒堅辭，常是懶歌慵笑。除奉天威，掃平狂虜，整頓乾坤都了。共赤松攜手，重期一作明月，再遊蓬島。

木蘭花慢

折芙蓉，弄水動玉佩，起秋風。正柳外閑雲，溪頭澹月，映帶疏鐘。人間厭，謫墮久，恨魄旌未反，碧樓空。且與時人度日，自憐懷抱誰同？當時種玉五雲東，露冷夜耕龍。念瑞草成畦，瓊蔬未採，人照一作衰容。誰知素心未已，望清都絳闕，有無中。寂

寔歸來隱几，夢聽長樂晨鐘。

一本云夢融
帝樂冲融

又和師厚和司馬文季虜中作

指榮河峻嶽，鎖胡塵，幾經秋！
歎故苑花空，春游夢冷，萬斛堆愁。
簪纓散，關塞阻，恨難尋。
杏館寬瓜疇。悽慘年來歲往，斷鴻去燕悠悠。
拍幽化碧海西頭，劍履問誰收？
但易水歌傳，子山賦在，青史名留。
吾曹鏡中看取，且狂歌載酒古揚州。
休把霜髯老眼，等閒清淚空流！

換頭疑
有誤

洞仙歌

今年生日，慶一百省歲。喜趁燒燈作歡會。問先生有甚陰德，神丹霜雪裏，鶴在青松相似？
總無奇異處，只是天然冷淡尋常舊家計。戲綵袖，弄明珠，滿眼兒孫，一壺酒向花長醉。且落魄裝個老人星，共野姿行歌，太平時世。

又贈太易

風流老峭，負不羣奇表。彈走一作指超凡怎由教？把俗儒故紙，推向一邊，三界外尋

得一場好笑。塵緣無處趁，應見宰官，苦行公心衆難到。這功名富貴，有也尋常，管做得越古超今神妙。待接得衆生總成佛。向酒肆淫房，再逞年少。

又紅梅

何人不愛，是江梅紅綻！雪野寒空凍雲晚。照清溪綽約，粉豔先春，包絳萼姑射冰肌自暖。上林花萬品，都借風流，國色天香任欣羨。共素娥青女，一笑相逢，人不見，悄悄霜宮月殿。想乘雲長在玉皇前，粲藥佩明璫，侍清都燕。

滿庭芳

鵬海風波，鶴巢雲水，夢殘身寄塵寰。老來窮健，無悶也無歡。隨分飢餐困睡，渾忘了秋熱春寒。清平世，閒人自在，乘興訪溪山。漁竿要老伴，浮江載酒，艤櫂觀瀾。倩輕鷗假道，白鷺隨軒。直到垂虹亭上，驚怪我卻做仙官。中秋月，披襟四顧，不似在人間。

又

花滿金盆，香凝碧帳，小樓曉日飛光。有人相伴，開鏡點新妝。臉嫩瓊肌著粉，眉峯秀，波眼宜長。雲鬟就，玉纖濺水，輕笑換明璫。檀郎猶恣意，高欹鳳枕，慵下銀牀。問今日何處，鬪草尋芳？不管餘醒未解，扶頭酒親捧瑤觴。催人起，雕鞍翠幟，乘露看姚黃。

滿江紅 大熱臥疾浸石種蒲強作涼想

竹翠陰深，寒泉浸幾峯奇石。銷畏日溪蒲呈秀，水蕉供碧。筠簟平鋪光欲動，紗綯高挂空無色。似月明蘋葉起秋風，瀟湘白。不敢笑，紅塵客；爭肯羨，神仙宅？且披襟脫帽，自適其適。靖節窗風猶有待，本初朔飲非長策。怎似我心閒便清涼，無南北。

風流子

吳越東風起，江南路，芳草綠爭春。倚危樓縱目，繡簾初捲，扇邊寒減，竹外花明。看西湖畫船輕泛水，茵幄穩臨津。嬉遊伴侶，兩兩攜手，醉回別浦，歌遏南雲。有客

愁如海，江山異，舉目暗覺傷神！空想故園池閣，捲地烟塵。但且恁痛飲狂歌，欲把恨懷開解，轉更銷魂。只是皺眉彈指，冷過黃昏。

望海潮 丁酉西內成鄉人請作望幸曲

嵩高維嶽，圖書之淵，西都二室三川。神鼎定金，麟符刻玉，英靈未稱河山。誰再整乾坤，是挺生真主，浴日開天。御歸梁苑，駕回汾水，鳳樓間。昇平運屬當千；眷凝旒暇日，西顧依然。銀漢□虹，瑤臺賜碧，一新瑞氣祥煙。重到帝居前，怪鵲橋龍闕，飛下人間。父老懽呼，翠華來也太平！

勝勝慢雪

紅鑪圍錦，翠幄盤雕，樓前萬里同雲。青雀窺窗，來報瑞雪紛紛。開簾放教瀟灑，度華筵，飛入金尊。鬪迎面，看美人呵手，旋浥羅巾。莫說梁園往事；休更羨越溪訪戴幽人。此日西湖真境，聖治中興。直須聽歌按舞，任留香滿酌杯深。最好是，賀豐年天下太平。

菱荷香金陵

遠尋花，正風亭霽雨，煙浦移沙。緩提金勒，路擁桃葉香車。憑高暢一作飲，照羽觴
晚日橫斜。六朝浪語繁華。山圍故國，綺散餘霞。無奈尊前萬里客，歎人今何在，
身老天涯！壯心零落，怕聽疊鼓揜撾。江浮醉眼，望浩渺空想靈槎。曲終淚溼琵琶。
誰扶上馬，不省還家。

沁園春辭會

七十衰翁，告老歸來，放懷縱心。念聚星高宴，圍紅盛集，如何著得，華髮陳人。勉意
追隨，強顏陪奉，費力勞神恐未真。君休怪，近頻辭雅會，不是無情。巖扃舊菊猶
存，更松偃梅疏新種成。愛靜窗明几，焚香燕坐，閒調綠綺，默誦黃庭。蓮社輕輿，雪
溪小櫂，有興何妨尋弟兄。如今且趨花迷酒困，心迹雙清。

卜算子慢

憑高望遠，雲斷路迷。山簇暮寒淒緊。蘭菊如斯，燕子怎知秋盡。想闌中錦換新翻

暈。自解佩，恩恩散後，鴛鴦到處今難問。只得愁成病。是海上瑤臺，誤留金枕不
忍相忘，萬里再尋音信。奈飄風不許蓬萊近。又一番凍雨淒涼，送歸鴻成陣。

醉春風夢仙

夜飲西真洞，羣仙驚戲弄，素娥傳酒袖，凌風送送送。吸盡金波，醉朝天闕，鬪班星
拱。碧簡承新寵，紫微恩露濃。忽然推枕草堂空，夢夢夢。帳冷衾寒，月斜燈暗，畫

樓鐘動。

胡適注此似指秦檜之召

踏歌

燕闌散，津亭鼓吹扁舟發。離魂黯，隱隱陽關徹。更風愁雨細，添淒切！恨結；歎良朋
雅會，輕離缺！一年價把酒風花月，便山遙水遠分吳越。書倩雁，夢借蝶。重相見
且把歸期說。只愁到他日彼此萍蹤別，總難如前會節。

鷓橋仙

溪清水淺，月朧煙淡，玉破梅梢未遍。橫枝纖瘦有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
枝一作依約

影無掃但風
裏空香數點

乘風欲去，凌波難住，誰見紅愁粉。怨夜深青女溼微霜，暗香散廣

寒宮殿。

又十月黃菊

今年冬後，黃花初綻，莫怪時光較晚。曉來玉露溼芳叢，瑩秀色無塵到眼。支筇駐履，徘徊籬畔，弄酌金杯自泛。須添羅幕護風霜，要留與疏梅相見。

又

姮娥怕鬧，銀蟾傳令，且與遮鸞翳鳳。直須人睡俗塵清，放雲霧一作冰輪徐動。

山翁散髮，披衣松下，琴奏瑤池新一作弄。曲終鶴警露華寒，笑浮一作世饒君一作伊

做夢。

又

攜琴寄鶴，辭山別水，乘興隨雲做客。囊中欲試紫金丹，待點化鸞紅鳳碧。誰知到此。玉梯無路，天上難通消息。不如卻趁白一作雲歸，免誤使山英掃迹。

又康州同子權兄弟飲梅花下

竹西散策，花陰圍坐，可恨來遲幾日。披香不覺玉壺空，破酒面飛紅半溼。悲歌
醉舞，九人而已，總是天涯倦客。東風分一作吹淚，故園春，問我輩如何一作何時去得？

又

白鷗欲下，金魚不去，圓葉低開蕙帳。輕風冷露夜深時，獨自個凌波直上。幽蘭
一作共挽，一作明璫難寄，塵世教誰將傍？會尋織女趁靈槎，泛舊路銀河萬丈。

臨江仙

西子溪頭春到也，大家追趁芳菲。盤雕翦錦換障泥。花添金鑿落，風展玉東西。
先探誰家梅最早，雪兒桂子同攜。別翻舞袖按新詞。從今排日醉，醉過牡丹時。

又

堪笑一場顛倒夢，元來恰似浮雲。塵勞何事最相親？今朝忙到夜，過臘又逢春。
流水滔滔無住處，飛光忽忽西沈。世間誰是百年人？個中須著眼，認取自家身。

又

直自鳳凰城破後，擘釵破鏡分飛。天涯海角信音稀！夢回遼海北，魂斷玉關西。
月解重圓星解聚，如何不見人歸？今春還聽杜鵑啼。年年看塞雁，二十四番回。

又中秋

最好中秋秋夜月，常時易雨多陰。難逢此夜更無雲。玉輪飛碧落，銀幕換層城。
桂子香濃凝瑞露，中興氣象分明。酒樓燈市管絃聲。今宵誰肯睡？醉看曉參橫。

又

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過酒家眠。乘風游二室，弄雪過三川。
莫笑衰容雙鬢改，自家風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誰閒如老子，不肯作神仙？

又

紗帽籃輿青織蓋，兒孫從我嬉遊。綠池紅徑雨初收。穠桃偏會笑，細柳幾曾愁。
隨分盤筵供笑語，花間社酒新籌。踏歌起舞醉方休。陶潛能嘯傲，賀老最風流。

又

幾日春愁無意緒，撚金翦綵慵拈。小樓終日怕凭欄。一雙新淚眼；千里舊關山。苦恨碧雲音信斷，只教征雁空還。早知盟約是虛言，枉裁詩字錦，悔寄淚痕殘。

又

信取虛空無一物，個中著甚商量。風頭緊後白雲忙。風元無去住，雲自沒行藏。莫聽古人閒語話，終歸失馬亡羊。自家腸肚自端詳。一齊都打碎，放出大圓光。

鷓鴣天

草草園林作洛川，碧宮紅塔借風煙。雖無金谷花能笑，也有銅駝柳解眠。春似舊，酒依前，何妨倚杖雪垂肩。五陵俠少今誰健，似我親逢建武年。

又歲暮

檢盡麻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一作忍他寒。拖條筇竹一作杖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添老大，合一作轉癡頑。謝天教我老來閑。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又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癩慢帶付與分疏狂。曾批給露一作雨支風敕，一作券累奏一作

上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一作千觴酒幾曾著眼向一作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

去，且插梅花住。一作醉洛陽。

又

唱得梨園絕代聲，前朝唯數李夫人。自從驚破霓裳後，楚奏吳歌扇裏新。秦嶂

雁，越溪砧。西風北客兩飄零。尊前卻一作忽聽當時曲，側帽停杯淚滿巾。

又

曾爲梅花醉不歸，佳人挽袖乞新詞。輕紅徧寫鴛鴦帶，濃碧爭斟翡翠卮。人已

老，事皆非。花前不飲淚沾衣！如今但欲關門睡，一任梅花作雪飛。

又

畫舫東時洛水清，別離心緒若爲情。西風浥淚分攜後，十夜長亭九夢君。雲背

水雁回汀，只應芳草見離魂。前回共採芙蓉處，風自淒淒月自明。

又

竹粉吹香杏子丹，試新紗帽紵衣寬。日長几案琴書靜，地僻池塘鷗鷺閒。尋汗漫，聽潺湲。澹然心寄水雲間。無人共酌松黃酒，時有飛仙暗往還。

又許總管席上

至節先庚欲雪天，玳筵圍錦帳青氈。嫖姚副帥招佳客，太守高明別乘賢。歌宛轉，舞蹁躑。金釵十二擁嬋娟。老人南極星邊住，也趁梅花聽管絃。

又正月十四夜

鳳燭星毬初試燈，冰輪碾破碧棱層。來宵雖道十分滿，未必勝如此夜明。留上客，換瑤觥。任教樓外曉參橫。春風從舊偏憐我，那更姮娥是故人。

又

通處靈犀一點真，恍隨紫橐步紅茵。個中自是神仙住，花作簾櫳玉作人。偏淡

靜，最尖新。等閒舞雪振歌塵。若教宋玉尊前見，應笑襄王夢裏尋。

又酒

天上人間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一杯能變愁山色，三盞全迴冷谷春。歡後
笑，怒時噴，醒來不記有何因。古時有道陶元亮，解道君當恕醉人。

又酒

有個仙人捧玉卮，滿斟堅勸不須辭。瑞龍透頂香難比，甘露澆心味更奇。開道
域，洗塵機，融融天樂醉瑤池。霓裳拽住君休去，待我醒時更一瓶。

又

不繫虛舟取性顛。浮河泛海不知年。乘風安用青帆引，逐一作逆浪何須錦纜牽？
雲薦枕，月鋪氈，無朝無夜任橫眠。太虛空裏知誰管？有個明官喚做天。

又

極目江湖水浸雲，不堪回首洛陽春。天津暢飲凌雲客，花市行歌絕代人。穿繡

陌，踏香塵，滿城沈醉管絃聲。如今遠客休惆悵，飽向皇都見太平。

卷中

木蘭花

老後人間無處去，多謝碧桃留我住。紅塵回步舊煙霞，清境開扉新院宇。隱几日長香一縷，風散飛花紅不聚。眼前尋見自家春，罷問玉霄雲海路。

又探梅寄李士舉

前日尋梅椒樣綴，今日尋梅蜂已至。乍開絳萼欲生香，略綻粉苞先有意。故人今日升沈異，定是江南無驛使。自調絃管自開尊，笑把花枝花下醉。

驀山溪

鄰家相喚，酒熟閒相過。竹徑引籃輿，會鄉老吾曹幾個。沈家姊妹，也是可憐人，回巧笑，發清歌，相間花間坐。高談闊論，無可無不可。幸遇太平年，好時節，清明初破。浮生春夢，難得是歡娛；休要勸，不須辭，醉便花間臥。

又

瓊蔬玉藥，久寄清虛裏。春到碧溪東，下白雲尋桃問李。彈簧吹葉，懶傍少年場。遺楚佩，覓秦簫，踏破青鞵底。河橋酒熟，誰解留儂醉？兩袖拂飛花，空一春淒涼憔悴。東風誤我，滿帽洛陽塵。喚飛鴻，遮落日，歸去煙霞外。

又

西真姊妹，只這梅花是。乘醉下瑤池，粉燕支何曾梳洗？冰姿素豔，無意壓羣芳。獨自笑，有時愁，一點心難寄。雪添藥佩，霜護盈盈淚。塵世悔重來，夢淒涼玉樓十二。教些香去，說與惜花人；雲黯淡，月朦朧，今夜誰同睡？

又

夜來雨過，桃李將開徧。策杖引兒童，也學人隨鶯趁燕。青天許大，多少好風光，一歲去，一春來，只恁空撩亂。西池瓊苑，遊賞人何限？玉勒擁朱輪，各覩一作些新歡舊怨。都齊醉也，說甚是和^非我笑他，他不覺，花落春風晚。

又

元來塵世，放著希奇事！行到路窮時，果別有真山真水。登臨任意，隨步白雲生；三
秀草，九花藤，滿裏瓊瑤蕊。何須麴老？浩蕩心常醉。唱個快活歌，更說甚黃梁夢
裏？蒼顏華髮，只是舊時人，不動步，卻還家，處處新桃李。

又

東風不住，幾陣黃梅雨。風外曉鶯聲，怨飄零花殘春暮。鴛鴦散後，供了十年愁。懷
舊事，想前歡，忍記丁寧語！塵昏青鏡，休照孤鸞舞。煙鎖鳳樓空，問吹簫人今何
處？小窗驚夢，攜手似平生。陽臺路，行雲去，目斷山無數。

又和人冬至韻

西江東去，總是傷時淚。北陸日初長，對芳尊多悲少喜。美人去後，花落幾春風？杯
漫洗，人難醉，愁見飛灰細。梅邊雪外，風味猶相似。迤邐暖乾坤，仗君王雄風英
氣。吾曹老矣！端是有心人，追劍履，辭黃綺，珍重蕭生意。

朝中措

先生饑病老難醫。赤米饜晨炊。自種畦中白菜，醃成饗裏黃齋。肥蔥細點，香油慢炒，湯餅如絲。早晚一杯無害，神仙九轉休癡。胡適注癡似當作疑

又

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擔花。把住都無憎愛，放行總是煙霞。飄然攜去，旗亭問酒，蕭寺尋茶。恰似黃鸝無定，不知飛到誰家。

又

當年彈挾五陵間，行處萬人看。雪獵星飛羽箭，春遊花簇雕鞍。飄零到此，天涯倦客，海上蒼顏。多謝江南蘇小，尊前怪我青衫。胡適注首句彈挾疑作挾彈

又上元席上和趙智夫時小雨

東方千騎擬三河，燈夕試春羅。想是蟾宮高會，暫留暮雨姮娥。使君燕喜，王孫賦就，桃葉秋波。弱柳移來嬌舞，落梅換了行歌。

又

閒愁無奈指頻彈，芳景爲誰殘？可惜良宵虛過，且容草草謀歡。招要楚雨，留連漢佩，多謝青鸞。濃豔暗香爭暖，羅帷不用遮寒。

又

元宵初過少吹彈，樓角綵燈殘。踏雪閒尋深院，攜壺試覓幽歡。麻姑暫語，文君未寢，五老雙鸞。要共梅花同曉，薄羅不耐春寒。

又曉起看雪

夜來聽雪曉來看，驚失卻塵寰！搖撼瓊林玉樹，心疑身是仙官。乘風縹緲，凌空逕去，不怕高寒。卻被孤鴻相勸，何如且在人間？

又

新來省悟一生癡，尋覓上天梯。拋失眼前活計，踏翻暗裏危機。莫言就錯，真須悔過，休更遲疑。要識天蘇陋味，元來只是黃齋。

又

登臨何處自消憂？直北看揚州。朱雀橋邊晚市，石頭城下新秋。昔人何在？悲涼故國，寂寞潮頭。個是一場春夢，長江不住東流。

又

胸中塵土久無奇，今夕借清輝。歌縱羣英諸彥，舞狂蕙帶荷衣。鴛鴦湖上，波平岸遠，酒釀魚肥。好是中秋圓月，分明天下人知。

又

紅稀綠暗掩重門，芳徑罷追尋。已是老於前歲，那堪窮似他人！一杯自勸，江湖倦客，風雨殘春。不是酴醾相伴，如何過得黃昏。

促拍醜奴兒 水仙

清露溼幽香，想瑤臺無語淒涼。飄然欲去，依然如夢，雲度銀潢。又是天風吹澹月，佩丁東攜手西廂。泠泠玉磬，沈沈素瑟，舞徧霓裳。

醉落魄 泊舟津頭有感

海山翠疊；夕陽殿雨雲堆雪。鷓鴣聲裏蠻花發。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東風落酒愁難說！誰教春夢分胡越？碧城芳草應銷歇！曾識劉郎，唯有半彎月。

醉思仙 淮陰與楊道孚

倚晴空，正三洲下葉，七澤收虹。歎年光催老，身世飄蓬。南歌客，新豐酒，但萬里雲水俱東。謝故人解繫船訪我，脫帽相從。人世歡易失，尊俎且更從容。任酒傾波碧，燭翦花紅。君向楚，我歸秦，便分路青竹丹楓。恁時節，漫夢憑夜蝶，書倩秋鴻。

感皇恩 游□□園感舊

曾醉武陵溪，竹深花好。玉佩雲鬟共春笑。主人好事，坐客雨巾風帽。日斜青鳳舞，金尊倒。歌斷渭城，月沈星曉。海上歸來故人少。舊遊重到，但有夕陽衰草。恍然真一夢，人空老！

又

早起未梳頭，小園行徧。拄杖穿花露猶泫。菊籬瓜畹，最喜引枝添蔓。先生獨自笑，流鶯見。著意訪尋幽香國豔，千里移根未爲遠。淺深相間，最要四時長看。羣芳休怪我，歸來晚。

又

一個小園兒，兩三畝地。花竹隨宜旋裝綴。槿籬茅舍，便有山家風味。等閒池上飲，林間醉。都爲自家胸中無事，風景爭來趁遊戲。稱心如意，賸活人間幾歲。洞天誰道在塵寰外？

杏花天

挂簾等月闌干曲，厭永晝勞烟。煙一作勞倦局。單衣汗透鮫綃縮，脫帽梳犀枕玉。移牀就碧柳翠竹，寄語倩姮娥伴宿。輕風淡露清涼足，雲綴銀河斷續。

又

聽蟬翦葉迎秋燕，畫戟散金鋪開徧。清風占住秦箏怨，樓上衙牌易晚。飛雨過

繡幕盡捲，借水沈龍涎旋碾。金盃弄水停歌扇，涼在冰肌粉面。

又

殘春庭院東風曉，細雨打鴛鴦寒峭。花尖望見秋千了，無路踏青鬪草。人別後，碧雲信香對好景愁多歡少。等他燕子傳音耗，紅杏開也未到！

戀繡衾

木落江南感未平，雨蕭蕭衰鬢到今。甚處是長安路？水連空，山鎖暮雲。老人對酒今如此，一番新。殘夢暗驚。又是灑黃花淚，問明年此會怎生？

青玉案 坐上和智夫瑞香

芝房並蒂空稱瑞，幾曾見，香旖旎。也不論蘭休比蕙，王孫高韻，說得的當，不減唐諸李。今朝影落瓊杯裏，共才子佳人鬪高致。莫道衰翁都無意。爲他丰韻，爲他情味，消得真個醉。

南歌子 沈蕙乞詞

住近沈香浦，門前蕙草春。鴛鴦飛下柘枝新，見弄青梅初著翠羅裙。怕喚拈歌扇，嫌催下舞裯。幾時微步不生塵，來作維摩方丈散花人？

蘇幕遮

瘦仙人，窮活計。不養丹砂，不肯參同契。兩頓家飧三覺睡，閉著門兒，不管人間事。又經年，知幾歲？老屋穿空，幸有天遮蔽。不飲香醪常似醉，白鶴飛來，笑我顛顛地。

又

酒臺空，歌扇去。獨倚危樓，無限傷心處。芳草連天雲薄暮。故國山河，一陣黃梅雨。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欲指虛無問征路，回首風雲，未忍置明主。

浪淘沙 中秋陰雨同顯忠椿年諒之坐寺門作

圓月又中秋，南海西頭。蠻雲瘴雨晚難收。北客相逢彈淚坐，合恨分愁。無酒可

消憂，但說皇州。天家宮闕酒家樓，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

又康州泊船

風約雨橫江，秋滿篷窗。個中物色儘淒涼。更是行人行未得，獨繫歸航。一作擁
被換殘香，黃卷堆牀。開愁展恨翦思量。伊是浮雲儂是夢，休問家鄉！

又

白菊好開遲，冷蝶空迷。沾風惹露也隨時，何事深藏偏在後？天性難移！陶令最
憐伊，同病相醫。寒枝瘦葉更栽培。直待羣芳零落後，獨殿東籬。

千秋歲貫方七月五日生日爲壽

占秋呈瑞，四海楊公子。踏拖尙帶蓬壺體。清新春草句，瀟灑蘭亭字。宦情少，眠雲
弄月知心事。此去應無滯，穩步煙霄地。鵬萬里，鶴千歲。他年黃閣老，訪我清溪
醉。青鳳舞，貽君萬斛瑤花藥。

定風波

紅藥花前欲送春，金鞭柘彈趁芳塵。故傍繡簾按柳綫，恰見淡梳妝映瘦腰身。

問倚金鋪書闕字，尤滯爲誰憔悴減心情？放下彩毫勻粉淚，彈指，你不知人是不

知人？歇拍疑有誤胡適注歇拍則一不字
作彈指你知人是不知人俱可讀

踏莎行 太易生日

梅倚江娥，日舒宮綫，老人星喚羣仙宴。泛杯玉友暖飛浮，堆盤金橘光零亂。聽

命寬心，隨緣適願，癡狂贏取身長健。醉中待一作看碧桃春，尊前莫問蓬萊淺。

又送子權赴藤

花漲藤江，草薰鴨步，錦帆蘭棹分春去。二翁元是一溪雲，暫爲山北山南雨。綠

酒多斟，白鬚休覩，飛丹約定煙霞侶。與君先占赤城春，回橈早趁桃源路。

夢玉人引 和祝舜俞

浪萍風梗，寄人間倦爲客。夢裏瀛州，姓名誤題仙籍。斂一作翮一作歸來，愛小園蛻籜

簪碧。新種幽花，戒兒童休摘。放懷隨分各逍遙，飛鷁等鵬翼。舍此蕭閑，問君

攔杖安適？諸彥羣英，詩酒皆勁敵。太平時，向花前，不醉如何休得？

一落索

一夜雨聲連曉，青燈相照。舊時情緒此時心，花不見，人空老！
可惜春光閒了，陰
多晴少！江南江北水連雲。問何處，尋芳草？

又

慣被好花留住，蝶飛鶯語。少年場上醉鄉中，容易放春歸去。今日江南春暮，朱
顏何處？莫將愁緒比飛花。花有數，愁無數！

漁家傲

誰轉琵琶彈側調？征塵萬里傷懷抱。客散黃昏庭院悄，燈相照，春寒燕子歸來早。
可惜韶光虛過了！多情人已非年少。只恐鶯啼春又老。知音少，人間何處尋芳
草？

又石夷仲一姬去念之止小妓燕燕

鑑水稽山塵不染，歸來賀老身強健。有客跨鯨游汗漫，留羽扇，玉船取酒青鸞勸。
莫恨飛花容易散，仙家風味何曾減？春色一壺丹九轉。堪爲伴，雕梁幸有輕盈燕。

又

畏暑閑尋湖上徑，雨絲斷送涼成陣。風裏芙蓉斜不整；沈紅影，約回萍葉波心靜。
催喚吳姬迎小艇，妝花燭燄明相映。飲到夜闌人却醒。風雨定，欲歸更把闌干凭。

望江南

炎晝永，初夜月侵牀。露臥一叢蓮葉伴，芙蓉香細水風涼。枕上是家鄉。浮世事，能有幾多長？白日明朝依舊在，黃花昨夜一作是重陽。不用苦思量！

十二時

雲連芳草，天連晚照，山連紅葉。一作連雲 西風正搖落，更前溪鳴咽。燕

去鴻歸音信絕，問黃花又共誰折？征人最愁處，送寒衣時節。

南鄉子

宮樣細腰身，玉帶羅衫穩試新。小底走來宣對御，催頻，曲殿西廂小苑門。歌舞鬪輕盈，不許楊花上錦茵。勸得君王真個醉，承恩，金鳳紅袍印粉痕。

又

風雪打黃昏，別殿無人早閉門。拜了天香羅袖冷，低顰，催減銀燈解繡裙。金鴨臥殘薰，看破屏風數淚痕。回首昭陽天樣遠，銷魂，又過梅花一番春。

行香子

寶篆香沈，錦瑟塵侵，日長時懶把金絨。胡適注絨字疑有誤幫腰暗減，眉黛長顰。看梅花過，梨花謝，柳花新。春寒院落，燈火黃昏，悄無言獨自銷魂。空彈粉淚，難託清塵。但樓前望，心頭想，夢中尋。

憶帝子

元來老子曾垂教，挫銳和光爲妙。因甚不聽他，強要爭工巧。只爲忒惺惺，惹盡閑煩惱。你但莫多愁早老，你但且不分不曉。第一隨風便倒拖，第二君言亦大好。管取沒人嫌，便總道先生俏。胡適注此首罵人

桃源憶故人

飄蕭我是孤飛雁，不共紅塵結怨。幾度蓬萊清淺，側翅曾傍看。有時飛入西真院，許趁風光流轉。玉蕊□花開徧，可惜無人見。

又

小園雨霽秋風一作光轉，天氣微寒猶暖。黃菊紅蕉庭院，翠徑苔痕軟。眼前明快眉間展，細酌霞觴不淺。一曲廣陵彈徧，日送飛鴻遠。

又

雨斜風橫香成陣，春去空留春恨。歡少愁多因甚？燕子渾難問。碧尖蹙損眉慵暈，淚溼胭脂紅沁。可惜海棠吹盡，又是黃昏近。

又

西樓幾日無人到，依舊綠圍紅遶。一作紅樓下落花誰掃？不見長安道。碧雲望斷無音耗，倚徧闌干殘照。試問淚彈多少？溼徧樓前草。

又

誰能留得朱顏住？枉了百般辛苦。爭似蕭然無慮，任運隨緣去。人人放著逍遙路，只怕君心不悟。彈指百年今古，有甚成虧處？

又

玉笙吹徹清商後，寂寞弓彎舞袖。巧畫遠山不就，只爲眉長皺。靈犀望斷星難透，立到淒涼時候。今夜月明如晝，人共梅花瘦。

好事近

春雨細如塵，樓外柳絲黃溼。風約綉簾斜去，透窗紗寒碧。美人慵翦上元燈，彈淚倚瑤瑟。卻上紫姑香火，問遼東消息。卻上詞綜作卻卜

又

春雨鬧元宵，花綻柳眠無力。風峭畫堂簾幕，捲金泥紅溼。
王孫開宴聚嬌嬈，越山洗愁碧。休說鳳凰城裏，少年時蹤跡。

又子權攜酒與弟姪相訪作

驚見老仙來，觸目琳琅奇絕。打酒道人林下，奏醉翁三疊。
接羅傾倒海雲飛，物色又催別。回棹晚江春雨，勝剡溪風雪。

又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飲和駒父

春去尙堪尋，莫恨老來難卻。且趁禁煙百七，醉殘英餘萼。
坐間玉潤賦妍辭，情語見真樂。引滿櫻杯竹盞，勝黃金鑿落。

又漁父辭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活計綠蓑青笠，慣披霜衝雪。
晚來風定釣絲閑，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

又

眼裏數閑人，可有釣翁瀟灑。已佩水仙宮印，惡風波不怕。此心那許世人知名？
姓是虛假。一棹五湖三島，任船兒尖耍。

又

漁父長身來，只共釣竿相識。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跡。蘆花開落任浮生，長
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

又

撥轉釣魚船，江海儘一作盡爲吾宅。恰向洞庭沽酒，卻錢塘橫笛。醉顏禁冷更添
紅，潮落下前磧。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

又

短棹釣船輕，江上晚煙籠碧。塞雁海鷗分路，占江天秋色。錦鱗撥刺滿籃魚，取
酒價相敵。風順片帆歸去，有何人留得？

又

猛向這邊來，得個信音端的。天與一綸釣綫，領煙波千億。紅塵今古轉船頭，鷗鷺已陳迹。不受世間拘束，任東西南北。

又茶

綠汎一甌雲，留住欲飛蝴蝶。相對夜深花下，洗蕭蕭風月。從容言笑醉還醒，爭忍便輕別。只願主人留客，更從斟金葉。

又

失卻故山雲，索手指空爲客。蓴菜鱸魚留我，住鴛鴦湖側。偶然添滿酒一作舊葫蘆，小醉度朝夕，吹蘧月波樓下，有何人相識？

又

深住小溪春，好在柳枝桃葉。風淡水軒人靜，數雙飛蝴蝶。日長時有一鶯啼，蘭佩爲誰結？消散舊愁新恨，泛琴心三疊。

又

我不是神仙，不會鍊丹燒藥；只是愛閑嬉酒，畏浮名拘縛。種成桃李一園花，真處怕人覺。受用現前活計，且行歌行樂。

長相思

昨日晴，今日陰。樓下飛花樓上雲；闌干雙淚痕。江南人，江北人。一樣春風兩樣情；晚寒潮未平。

又

海雲黃，橘洲霜。如箭灘頭石似羊，溪船十丈長。人難量，水難量。過險方知著甚忙。歸休老醉鄉！

烏夜啼

翦勝迎春後，和風入律頻催。前回下葉飛霜處，紅綻一枝梅。正遇時調玉燭，須添酒滿金杯。尋芳伴侶閑過，排日有花開。

沙塞子

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催一作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經一作時秋。九日江亭閑

望：蠻樹口，瘴煙一作雲浮。腸斷紅蕉花晚水西流！

又大悲再作

蠻徑尋春春早。千點雪，已舒一作飛梅。席地插花傳酒日西催。莫作楚囚相泣。傾

銀漢，洗瑤池，還盡人間桃李拂衣歸。還盡拾遺作看盡

西江月

澹澹薰風庭院，青青過雨園林。銅駝陌上舊鶯聲，今日江邊重聽。落帽酒中有

趣，題橋詩一作琴裏無心。香殘沈水縷煙輕，花影闌干人靜。

又

琴上金星正照，硯中鸚眼相青。閑來自覺有精神，心海風恬浪靜。且喜面前花

好，更聽林外鶯新。甕頭清辣洞庭春，醉裏徐行路穩。

又

元是西都散漢，江南今日衰翁。從來顛怪更心風。做盡百般無用。屈指八旬將到，回頭萬事皆空。雲間鴻雁草間蟲。共我一般做夢。

又

窮後常如囚繫，老來半似心風。飢蚊餓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夢？被我不扇不捉，廓然總是虛空。寺鐘官角任西東。別弄些兒骨董。

又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幸遇三盃酒美，一作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又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一作泉多少奇才。不須計較更一作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又

正月天饒陰雨，江南寒在晨朝。嬌鶯聲嫩杏花梢，暗淡綠窗春曉。
好夢空留被底，在一作新愁不共香銷。小樓簾捲路迢迢，望斷天涯芳草。

又石夷仲去妓復歸

織素休尋往恨，攀條幸有前緣。隔河彼此事經年，且說蓬萊清淺。
障面重新團扇，傾鬟再整花鈿。歌雲舞雪畫堂前，長共阿郎相見。

卷下

減字木蘭花

按花弄扇，碧鬪遙山眉黛晚。白玉闌干，倚徧春風翠袖寒。難尋可見，何似一雙青翅燕。人瘦春殘，芳草連雲日下山。

又

尋花攜柰，李一作紅漾輕舟汀柳外。小簇春山，溪雨巖雲不飽帆。相逢心醉，容易堆盤銀燭淚。犀筋敲殘，痛飲何言盡酒船。一云痛飲何言犀筋敲殘玉酒船

又

東風無賴，桃李一作春水綠波花影外。載酒尋香，一作山祓禊相期落錦帆。吾曹一醉，卻笑新亭人有淚。相對清言，不覺黃昏雨打船。

又

閑人行李，羽扇芒屨塵世外。一疊溪山，也解分風送客帆。
并濺淚。長揖忘言，回權桃花插滿船。

時平易醉，無復驚心

又

劉郎已老，不管桃花依舊笑。要聽琵琶，重院鶯啼覓謝家。
江上淚。萬里東風，國破山河落照紅。

曲終人醉，多似潯陽

又

慵歌怕酒，今日春衫驚著瘦。雙燕簾櫳，金鴨香沈客淚中。
多少恨？落日東風，吹得桃花滿院紅。

琵琶重聽，誰信人間

又秋日飲酒香山石樓醉中作

古人誤我！獨舞西風雙淚墮。鶴去無蹤，木落西陵返照紅。
何處去？樓鎖殘鐘，鐘一作殘山北山南兩點鴻。煙一作

人間難住！擲下酒杯

又

無知老子，元住漁舟樵舍裏。暫借權監，持節紆朱我甚慚。不能者止，免苦龜腸。憂虎尾。身退心閑，剩向人間活幾年。

又

斫魚作鮓，酒面打開香可醉。相喚同來，草草杯盤飲幾杯。浮生虛假，昨日梅花今日謝。不醉何爲？從古英雄總是癡。

又

今年梅晚，懶趁壽陽釵上燕。月喚霜催，不肯人間取次開。低囊掩袂，愁寄玉闌金井外。粉瘦香寒，獨抱深心一點酸。

又

無人惜我，我自慙慙憐這個。惡峭惺惺，不肯隨人獨自行。乾坤許大！只在棘鍼尖上坐。依舊多情，摟著虛空睡到明。

又

年衰人老，矍鑠支離君莫笑。白日青天，我自心情勝少年。
超凡入妙，游戲神通
隨意到。酒聖詩顛，舞權虛空駕鐵船。

又

虛空無礙，你自癡迷不自在。撒手但行，到處笙歌擁路迎。
天然美滿，不用些兒
心計算。莫聽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

又

無人請我，我自鋪氈松下坐。酌酒裁詩，調弄梅花作侍兒。
心歡易醉，明月飛來
花下睡。醉舞誰知？花滿紗巾月滿杯。

又

花隨人去，今夜錢塘江上雨。宿酒殘更，五夜湖一作過西窗不肯明。
小羅金縷，結盡
同心留不住。何處長亭？繡被春寒掩翠屏。

又

有何不可依舊一枚閑底我。飯飽茶香；瞌睡之時便上牀。百般經過，且喜青鞵踏不破。小院低窗，桃李花開春晝長。

又

江南春水，羅幙黃昏寒未退。好個相知，唱到姮娥斂黛眉。夜闌人醉，風露無情花有淚。畫角殘時，一片參旗紅杏西。

點絳脣

淮海秋風，冶城飛下揚州葉。畫船催發，傾酒留君別。臥倒金壺，相對天涯客。陽關徹，大江橫絕，淚溼杯中月。

又

客夢初回，臥聽吳語開帆索。護霜雲薄，溪上一作淡淡芙蓉落。畫舫無情，人去天涯角。思量著：翠蟬金雀，別後新梳掠。

又

至日春雲，萬般祥瑞朝來奏。太平時候，樂事家家有。玉指呵寒，酥點梅花瘦。金杯酒，與君爲壽；只願人長久！

又

春雨春風，問誰染就江南草。燕嬌鶯巧，只是參軍老。今古紅塵，愁了人多少！尊前好，緩歌低笑，醉向花前一作倒。

又

綠徑朱闌，暖煙晴日春來早。自家亭沼，不問人尋討。攜酒提籃，兒女相隨到。風光好，醉欹紗帽，索共梅花笑。

柳梢青

狂蹤浪一作跡，誰料半一作年，天涯爲客。帆展霜風，船隨江月，山寒波碧。如今著處添愁，怎忍看參西雁北。洛浦鶯花，伊川雲水，何時歸得？

又 丁丑松江賞月

松江勝集：中秋載酒，幽人閑客，雲將遲疑，桂娥羞澀，一歡難得！天憐我輩淒涼，借萬里晴空湛碧。浩浩煙波，堂堂風月，今夕何夕！

又

紅分翠別：宿酒半醒，征鞍將發。樓外殘鐘，帳前殘燭，窗邊殘月。想伊繡枕無眠，記行客如今去也，心下難拚，眼前難覓，口頭難說。胡適注也字押月韻可注意此遠在中州音韻時代之前

又

梅蒸乍熱，無處散策，芳菲初歇。席展涼莞，帳垂黃草，天然奇絕。披襟永晝清風，更薦枕良宵皓月。一夢遊仙，軟雲推倒，廣寒宮闕。

又季女生日

秋光正潔。仙家瑞草，黃花初發。物外高情，天然雅致，清標偏別。仙翁笑酌金杯，慶兒女團圓喜悅。嫁與蕭郎，鳳皇臺上，長生風月。

又

水雲晚照，浮生了了，霜風衰草。日月金梭，江山春夢，天多人少。赤松認得虛空，便一向飛騰縹緲。直上蓬瀛，回看滄海，淒然長嘯。

採桑子 彭浪磯一云亂後作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雲，萬里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碧山對晚一作映汀洲冷。楓葉蘆根，日落波平，愁損辭鄉去國人。

又重陽病起飲酒連夕

天高風勁塵寰靜，佳節重陽。葉下瀟湘，碧海晴空一陣霜。安排絃管傾芳醞，報答秋光。晝短歌長，紅燭黃花夜未央。

又

一番海角淒涼夢，卻到長安。翠帳犀簾，依舊屏斜十二山。玉人爲我調琴瑟，顰黛低鬟。雲散香殘，風雨蠻溪半夜寒。

憶秦娥 若無置酒朝元亭師厚同飲作

西江碧，江亭夜燕。天涯客，天涯客。一杯相屬，今夕何夕？
急，秦關漢苑無消息。無消息，戍樓吹角，故人難得。

月沈波冷殘一作燭歌聲

又

霜風急，江南路上梅花白。梅花白，寒溪殘月，冷村深雪。
竹外常相憶。常相憶，玉寶一作釵雙鳳，鬢邊春色。

洛陽醉裏曾同摘，水西

又

吳船窄，吳江岸上下一作長安客。長安客，驚塵心緒，轉蓬蹤跡。
孤飛萬里誰相識？誰相識？三更月落，斗橫西北。

征鴻也是關河隔，

又至節赴郡會赦到

歌鐘列，公堂盛會酬佳節。酬佳節，皇恩宣布，早梅爭發。
旋酒瓊酥熱。瓊酥熱，今朝不飲，幾時懽悅？
舞場椎鼓催回雪，金壺

卜算子除夕

江上見新年，年夜聽春雨。有個人人領略春，粉淡紅輕注。

深勸玉壺春，東一作西低

唱金衣。黃一作金縷。撚底梅花總是愁，酒盡人歸去。

又

陌上雪銷初，纔得江梅信。翦綵盤金院落香，便覺燒鐙近。
年勝。好趁迎梅接柳時，滿引金杯飲。

樂事眼前多；春酒今

又

碧瓦小紅樓，芳草江南岸。雨後紗窗幾陣寒，零落梨花晚。
成點。南北東西處處愁，獨倚闌干徧。

看到水如雲，送盡鴉

又

古澗一枝梅，免被園林鎖。路遠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趁。
難可。獨自風流獨自香，明月來尋我。

幽思有誰知？託契都

又

灼灼一枝桃，粉豔天然好。只被春風擺撼多，顏色凋零早。
結子未爲遲，悔恨隨芳草。不下山來不出溪，待守劉郎老。

又

旅雁向南飛，風雨羣初失。飢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矰繳憂相逼。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又

山曉鷓鴣啼，雪暗瀧州路。榕葉陰濃荔子青，百尺桄榔路。
吹雨。慘暗蠻溪鬼峒寒，隱隱聞鐘鼓。盡日不逢人，猛地風

清平樂

亂紅深翠，樓閣春風外。胡蝶成團飛照水，睡鴨無人驚起。
歌扇隨行。芳草綠楊堤畔，一聲初聽啼鶯。身閑更覺身輕；酒壺

又

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把住一作買西風一笑。前身原是疎梅，

黃姑點碎冰肌。惟有暗香長在，飽參清露霏微。全芳備祖云前身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道暗香猶在參差清姑

似南枝

又

相留不住，又趁東風去。樓外夕陽芳草路，今夜短亭何處？杏花斜壓闌干，朱簾

不捲春寒。惆悵黃昏前後，離愁酒病厭厭。

又

多寒易雨，春事都相誤。愁過黃昏無著處，寶篆燒殘香縷。低鬟暗摘明璫，羅巾

澆損殘妝。簷外幾聲風玉，丁東敲斷人腸。

又

春寒雨妥，花萼紅難破。繡線金針慵不作，要見秋千無那。西鄰姊妹丁寧，尋芳

更約清明。畫個丙丁帖子，前階後院求晴。

又

當初相見，君恨相逢晚。一曲秦箏彈未徧，無奈昭陽人怨。便教恩淺情疏，隔花空望金輿。春晚不拈紅粉，碧窗自錄仙書。

昭君怨悼亡

朧月黃昏亭榭，池上秋千初架。燕子說春寒，杏花殘！淚斷愁難斷，往事總成幽怨。幽怨幾時休？淚還流！

浣溪沙

季欽擁雙妙麗使來求長短句爲賦

折桂歸來懶覓官，十年風月醉家山。有人挾瑟伴清閑。楚畹飛香蘭結佩，藍田生暖玉連環。擁書萬卷看雙鸞。

又元真子有漁父辭爲添作

西塞山邊白鷺飛，吳淞一作江上綠楊低。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將風裏戴，短蓑衣向雨中披。斜風細雨不須歸。

又

銀海清泉浸一作洗玉杯，恰籥白酒冷偏宜，水林擒嫩折青枝。爭看使君長壽曲，
旋教法部太平詞，快風涼雨火雲摧。

又

碧玉闌干白玉人，倚花吹葉忍黃昏，蕭郎一去又經春。眉淡翠峯愁易聚，臉殘
紅雨淚難勻，纖腰減半綠羅裙。

又

雨溼清明香火殘，碧溪橋外燕泥寒。日長獨自倚闌干。脫籥脩篁初散綠，褪花
新杏未成酸。江南春好與誰看？

又

風落芙蓉畫扇閑，涼隨秋色到人間。乍垂羅幕展飛鸞。好把深杯添綠酒，休拈
明鏡照蒼顏。浮生難得是清歡！

又

才子佳人相見難，舞收歌罷又更闌，密將春恨繫幽權。
結子同心香佩帶，帕兒雙字玉連環，酒醒燈暗忍重看。

又贈賁大夫歌者其人常在大家

晚菊花前斂翠蛾，按花傳酒緩聲歌。柳枝團扇別離多。
擁髻淒涼論舊事，曾隨織女度銀梭。當年今夕奈愁何！

阮郎歸

柳花陌上撚明璫。嬌一作紅新樣妝。匆匆曾貯一襟香，月痕金縷涼。
分淚扇，掩離觴，春殘人斷腸。錦書難寄雁飛忙，池塘芳草長。

生查子

臥病獨眠人，無月中秋節。淡照碧紗燈，冷看銀屏雪。
風露轉蕭寒，砧杵添淒切。伏枕謾書空，到曉愁難說。

眼兒媚席上瑞香

青錦成帷瑞香濃，雅稱小簾櫳。主人好事，金杯留客，共倚春風。不知因甚來塵世，香似舊曾逢。江梅退步，幽蘭偷眼，迴避芳叢。

又

疊翠闌紅鬪纖濃，雲雨綺爲櫳。只憂謝了，偏須著意，障雨遮風。瑞雲香霧雖難覓，慕地有時逢。不妨守定，從他人歎，老入花叢。

又

紫帔紅襟豔爭濃，光彩爍疏櫳。香爲小字，瑞爲高姓，道骨仙風。此花合向瑤池種，可惜未遭逢。阿環見了，羞回眼尾，愁聚眉叢。

訴衷情

青垂柳線水平池，芳徑燕初飛。日長事少人靜，山繭換單衣。簫鼓遠，篆香遲，捲簾低。半牀花影，一枕松風，午醉醒時。

又

老人無復少年歡，嫌酒倦吹彈。黃昏又是風雨，樓外角聲殘。悲故國，念塵寰，事難言。放下雲箋，了一紙云下曳上青氈，一任霜寒。

又

青旗綵勝又迎春，暖律應祥雲。金盤內家生菜，宮院徧承恩。時節好，管絃新，度昇平。惠風遲日，柳眼梅心，任醉芳尊。

又

月中玉兔日中鴉，隨我度年華。不管寒暄風雨，飽飯熱煎茶。居士竹，故侯瓜，老生涯。自然天地，本分雲山，到處爲家。

菩薩蠻

老人諳盡人間苦，近來恰似心頭悟。九九是重陽，重陽菊散芳。出門何處去？對面誰相語？枕臂臥南窗，銅鑪柏子香。

又

芭蕉葉上秋風碧，晚來小雨流蘇溼。新窰木樨沈，香遲斗帳深。無人同向夕，還是愁成憶。憶昔結同心，鴛鴦何處尋？

又

風流才子傾城色，紅纓翠纓長安陌。夜飲小平康，煖生銀字簧。持杯留上客，私語眉峯側。半冷月沈香，羅帷宮漏長。

又

鄉關散盡當年客，春風寂寞花無色。長日掩重門，江山眼外昏。畫圖高挂壁，嵩少參差碧。想見臥雲人，松黃落洞門。

又

芙蓉紅落秋風急，夜寒紙帳霜華溼。枕畔木瓜香，曉來清興長。輕舟青箬笠，短棹溪光碧。去覓謝三郎，蘆花何處藏？

雙鷓鴣

拂破秋江烟碧，一對雙飛鷓鴣。應是遠來無力，稍下相偎沙磧。小艇誰吹橫篴。
驚起不知消息。悔不當時描得，如今何處尋覓！小艇詞樣
作小管

鼓笛令

紙帳綢衾忒暖，儘自由橫翻倒轉。睡覺西窗鐙一盞，恰聽打三更三點。殘夢不
須深念。這些個光陰殺短。解散韁繩休繫絆。把從前一筆勾斷！

西湖曲

今冬寒早。風光好。休怪撓先欹絮帽。蟹肥一個可稱觴。酒美三杯真合道。年年
閑夢垂垂了，且喜松風吹不倒。平分兩月是新春，卻共梅花依舊笑。

風蝶令

試看何時有，元來總是空。丹砂只在酒杯中，看取乃公雙頰照人紅。花外莊周
蝶，松閒禦寇風。古人漫爾說西東，何似自家識取賣油翁。

謁金門 和李士舉

春怎戀？樓外綠催紅殿，短袖迎風愁半捲。手寒無處暖。目斷蓬萊宮殿，引去誰憐誰怨？相見不如青翅燕，舉頭長安遠。

洛妃怨

拾翠當年延貯，解佩感君誠素。微步過南岡，獻明璫。襟上淚難再會，惆悵幽蘭心事。心事永難忘，寄君王。

燕歸梁

帳掩秋風一半開，閑將玉笛吹。過雲微雨散輕雷，夜參差，認樓臺。暗香移枕新涼住，竹外漏聲催。放教明月上林來，共清夢，兩徘徊。

相見歡

瀧州幾番清秋，許多愁。歎我等一作閑白了少年頭。人間事，如何是？去來休！自是不歸，歸去有誰留？

又

東風吹盡江梅，橘花開。舊日吳王宮殿鎖蒼苔。青一云長苔今古事，英雄淚，老相催。長恨夕陽西去，晚潮回。

又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又

秋風又到人間，葉珊珊。四望烟波無盡，欠青山。浮生事，長江水，幾時閑？幸是古

來如此且開顏。

珊珊拾遺作無斑無斑

又

吟蛩作盡秋聲，月西沉。悽斷餘香殘夢，下層城。人不見，屏空掩，數殘更。還自牽

帷，獨坐着青燈。

又

當年兩上蓬瀛，燕殊庭。曾共羣仙攜手鬪吹笙。雲濤晚，颯旌散，海漚輕，卻釣松江烟月，醉還醒。

又

深秋庭院初涼，近重陽。籬畔一枝金菊露微黃。鱸膾韻，橙齋品，酒新香。我是昇平閑客，醉何妨？

如夢令

一夜新秋風雨，客恨客愁無數。我是臥雲人，悔到紅塵深處。難住，難住，拂袖青山歸去。

又

好個中秋時節，莫恨今宵無月。巖壑一燈青，寒浸水香留客。留客，留客，相對無言無說。

又

盞底一盤金鳳，滿泛酒光浮動。引我上煙霞，智力一時無用。無用，無用，踏破十洲三洞。

又

真個先生愛睡，睡裏百般滋味，轉面又翻身，隨意十方遊戲。遊戲，遊戲，到了元無一事。

又

莫恨中秋無月，月又不甜不辣。幸有饜頭春，閑坐暖雲香雪。香雪，香雪，滿引水晶蕉葉。

又

莫恨中秋無月，多點金釭紅蠟。取酒擁絲簧，迎取輕盈桃葉。桃葉，桃葉，唱我新歌白雪。

又

一夜蟠桃吹折。剛道有人偷折。幸自沒蹤由，無奈蝶蜂胡說。胡說，胡說，方朔不須耳熱。

又

好笑山翁年紀，不覺七十有四。生日近元宵，占早燒燈歡會。歡會，歡會，坐上人人千歲。

春曉曲

西樓落月雞聲急。夜浸疏香漸瀝。玉人酒渴嚼春冰，曉色入簾橫寶瑟。

柳枝

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無盡時。恨分離！柳枝酒一杯，柳枝淚雙垂，柳枝君到長安百事迷。幾時歸？柳枝

補遺

孤鸞早梅

天然標格，是小萼堆紅，芳姿凝白。淡竚新妝淺，點壽陽宮額。東君想留厚意，倩年年與傳消息。昨夜前村雪裏，有一枝先折。念故人何處水雲隔，縱驛使相逢，難寄春色。試問丹青手，是怎生描得？曉來一番雨過，更那堪數聲羌笛！歸去和羹未晚，勸行人休摘。

念奴嬌

別離情緒，奈一番好景，一番悲感。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鄉寒食。桃李無言，不堪攀折，總是風流客。東君也自怪人冷淡蹤跡。花豔草春工，酒隨花意薄，疏狂何益？除卻清風並皓月，脈脈此情誰識？料得文君，重簾不卷，且等閒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真個憐惜。

疑古跋

給黎劭西的信（也算樵歌的跋吧）

Shawshi 夥計：

承示大著樵歌跋，論三系附聲之韻的變遷，透闢極了，佩服得很。只因您寫了『若要知其詳細，請問疑古先生』一句話，既使我慚惶無地，又使我心癢難熬。三系附聲韻之混合的證據，我就連粗略的也說不出什麼來，遑論詳細乎？慚惶無地，職此之由。可是我看了那班什麼桐城巨子 *na*，選學大家 *ra*，文豪 *na*，名士 *rg*，詩翁 *rga*，詞人 *ra*，墨客 *a*，拖着精神上的辮子，纏着精神上的小脚，*syehibairhie* 要捧住一部『詩韻』作為押韻的聖經，不准稍有出入，覺得他們真當得起『高山滾鼓』的讚語。嗟乎！人之『低能』一至於此，寧不可哀！關於這一點，我本有幾句話想說，現在經您一提，焉得而不心癢難熬也哉！

做文章要押韻，用意只在利用疊韻，使文章好讀而已。要文章好讀，有兩個目的：一是文章容易上口，便容易記得，文化幼稚的社會裏，書寫印刷均不發達，往往利用這辦法來記憶一切知識，詩經中的『史詩』（如公劉、緜）漢以前的哲學書（如老子）以及現在通行於民間的小九九歌訣，湯頭歌訣，廿一史彈詞，誇陽歷大鼓書等等都是；一是利用讀音的和諧來增加文學的美趣，凡古今中外一切抒情的詩歌都是。其用意如此，所以押韻的唯一要義，就是所押各字，至少也必須作者自己讀起來是疊韻才行。（這裏所說的疊韻，不是音理的，乃是習慣的；譬如國音中。韻與 no 韻，en 韻與 iun 韻，ing 韻與 ong 韻，音理上當然不能說是疊韻，但北京的平民文學中總認它們是疊韻，這就是習慣的疊韻。）要是連自己讀起來都不是疊韻，那還有什麼押韻之可言？這樣淺極的道理，總不見得比肚子餓了要吃飯，一加一等於二，還要難懂些吧。可憐那班精神上拖着辮子纏着小腳的人們，竟永遠不會懂得這個道理！他們自己讀『公』

與『恭』、『豐』與『封』、『戎』與『茸』也是同音，可是決不敢拿它們來相押，因為詩韻中『公、豐、戎』在一東，『恭、封、茸』在二冬也。『居、虛、於』與『拘、紆』同讀u韻，不敢拿來相押；『拘、吁、紆』讀u韻，『姑、呼、烏』讀u韻，反倒拿來相押；因為詩韻中『拘、吁、紆』與『姑、呼、烏』都在七虞，而『居、虛、於』則在六魚也。那『該死十三元』韻中，『吞、孫』是 *ua*，『樊、番』是 *au*，還有那四支韻中，『資、時』是 *y*，『移、奇』是 *i*，『垂、葵』是 *uei*，『兒、而』是 *er*。這些字押在一起，簡直不像有韻，他們被詩韻壓扁了，竟不敢稍懷異志。嗚呼！悽矣！尤可笑者，有些人看見前代韻文中某某兩字相押，全不想想，某某兩字的今音是否疊韻，只甘心做古人的應聲虫，如陳第所云『唐宋名儒，博學好古，間用古韻以炫異耀奇』者，於是 *ong* 可以與 *ang* 押，*ai* 或 *i* 可以與 *ion* 押，*au* 可以與 *ou* 押，*u* 或 *iu* 可以與 *e* 或 *o* 押了！豈不怪哉！

自古以來，凡價值最高的文學，都是用活的語言做成的；凡活語言中讀成

疊韻的字，他們就隨意拿來押韻，三百篇，屈宋的賦，漢魏六朝的樂府，宋詞，元曲，以及現存的平民歌謠，都是這樣辦的。您說『宋詞……只把當時普遍廣泛的語音作標準，有時高興，還不妨叶幾個自己的方音，』這話固然有理，但據我看，恐怕下半句說的是普通的狀況，上半句說的倒是『有時高興』如此罷了。所謂標準音，所謂國語，都是現代才發生的，而且一定要到了現代，才有這種需要，這種運動才會發生，這種運動才會成功。從前是大家都做着『羲皇上人』的好夢，以『老死不相往來』為至樂的。雖然為了做官或經商，彼此也不免要拗住舌頭，打着龐雜無倫的藍青官話，您即所謂『普遍廣泛的語音，』但是我覺得這種『普遍廣泛的語音』在文學上未必有多大的勢力，而且未必被文學家所看重，因為它既不合於書本上的舊音，又不合於語言中的活音也。做詩填詞，非摹古調，即依活語；前者往往愛用舊音，如韓愈杜甫諸人之詩是也；後者往往愛用活音，如柳永秦觀諸人之詞是也。韓杜諸人所用，即陸法言切韻一派之

音；切韻之音，乃魏晉六朝以來經師文人讀書所用之舊音也。宋詞不走這條路，用活語行文，依活語押韻，這活語本是方言，故押韻的字也就是在某方言中讀成疊韻的字了。各人用着他自己最熟練的方言填詞押韻，秦七不必同於黃九，辛稼軒的詞雖然受了他的那位同鄉女名士李易安的許多影響，（適之的話）但他押韻却未必對於伊亦步亦趨。乾脆一句話，『詞韻』這東西，*Yangel* 就是沒有的。戈老爹這班人 *ziangsaqyeougaizyh* 的說道，詞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其可笑正不亞於『瞎子斷匾！』

寫到這里，我要來給徐志摩君申冤了。好像記得去年的晨報副刊中，志摩說過幾句自慚的話，大意是說他對於音韻是完全不懂的，所以他的詩中用韻，謬誤不合之處甚多；他還說，適之曾經糾正過他。我以為志摩的自慚與適之的糾正，真叫做『莫須有；』不但莫須有，簡直不該有。古文既可改用白話，古典既可改用俗語，其他一切文章上的枷鎖鏹鏹，*tuomlea* 都主張而且實行打破了；

不知爲什麼，這區區押韻一事，*French* 偏要守舊起來。志摩是破石人，佗那本『志摩的詩』大致都是用破石音押韻的；其異於國音者，試舉幾條爲例：

髮，脚 (*ag*) ——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襟，星，真，泯 (*i-jen*) —— 我有一個戀愛

火，土，播，步 (*i*) —— 誰知道

械，見 (*ie*) —— 一家古怪的店舖

骸，掩 (*ie*) —— 希望的埋葬

谷，血，落 (*oo*) —— 哀曼殊斐兒

促，國 (*oo*) —— 天國的消息

苔，坎 (*e*) —— 月下待杜鵑不來

靄，閃 (*e*) —— 塚中的歲月

這個押韻法，是最合理的，因爲是根據活音的。志摩讀『髮，脚』是 *faq, jiaq*，不

是 *Faa'j' eau* 讀『谷血落』是 *Sogs' hioq' loq'* 不是 *gun' shie' leh'* 讀『苔坎』是 *ther' kee'* 不是 *fair' kaan'* 佗用佗的方音押韻，實在比用國音要自然，所以我說佗這押韻法是最合理的。不過用國音押韻，我也很贊同，我決不願意拿『國語統一』這項大帽子來唬人，只因國音就是北京音，與硤石音都是現代的活音，做現代的活文學，拿它押韻，一樣也是很適宜的；還有，咱們究竟是有『國語迷』的人，有人用國音押韻，當然是要歡迎的了。不過，我之所謂國語國音，我會屢次和您談過，我是堅決的主張古、今、中、外、雅、俗、京、方，都在擷取之列的，雖然應以中國北京現在的知識階級的普通白話的讀音爲主體。元任的『國音新詩韻』中，有『通韻』『叶韻』的辦法，這是很同意的。佗這辦法，絕非那班擷着『統一』招牌的『低能』國語家所能了解；他們是最喜歡排斥國音以外的語言與聲音的，他們甯可把『像殺有介事』讀成 *shangshay'eoujieshy'h* 而不肯讀原音的 *zhangsagy'eouyahyh*，甯可把『勿色頭』讀成 *wuhshae'tour*

而不肯讀原音的 *tegeqebou*，其『低能』有如此者！志摩用硤石音押韻，這是我認為最合理的；佗若用國音押韻，這也是我很歡迎的。若有人說，『髮』在六月而『脚』在十藥，『械』在十卦而『見』在十七霰，『促』在二沃而『國』在十三職……所以不能相押，那就 *hemis* 跟他多辯，只合送他幾下『脰頸拳』！

野馬未可任意跑，不如且吃回頭草。却說那 *ng a a* 三系附聲之韻的混合，我所知道的，不過『吾家』竹汀先生的十駕齋養新錄中所舉的幾條之類罷了。詩鄭風溱洧之『溱』(ㄉ)，說文引作『澮』(ㄉ)；又魯頌閟宮烝徒增增之『增』(ㄉ)，與小雅無羊室家溱溱之『溱』(ㄉ)，僞毛傳均訓『衆』，實一字異體耳。又說文『溱』(ㄉ)，司馬相如作『漣』(ㄉ)。此皆『古已有之』的 *ng* 與 *a* 之混合也。說文『苦』(ㄉ)，服虔通俗文變作『織』*ㄉ*，卽今傘字；苦織是一字之古今異體，太炎師說。又『邯』(ㄉ)，廣韻與『寒』(ㄉ)同音。又楊戲的諸葛亮贊云：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一)攀吳連蜀，權我世真。(一)受遺阿衡，整武齊文。(一)敷陳德教，理物移風。(一)賢愚競心，僉忘其身。(一)

又卻正的釋譏云：

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一)子雖光麗，既美且豔。(一)管闕筐舉，守厥所見。(一)

又云：

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一)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一)游禽逝不爲之眇，浮魴臻不爲之殷。(一)

又皇甫謐的釋勸論云：

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一)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一)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一)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一)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一)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一)騰

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一)。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一)？

又云：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一)；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一)；排閭闔，步玉岑(一)；登紫闈，侍北辰(一)；翻然景曜，雜沓英塵(一)；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一)；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一)；銘功景鐘，參敘彝倫(一)；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一)。

又云：

……一浮一沈(一)，兼得其真(一)；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一)；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之人(一)；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一)；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一)；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一)；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一)；君平因書以道

著，四皓潛德於洛濱（ㄅ），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ㄅ）。

又唐胡曾的戲妻俗語不正詩云：

呼十（ㄅ）却爲石（ㄅ）；喚針（ㄅ）將作真（ㄅ）；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ㄅ）『陰』是（ㄅ）。

此皆『古已有之』的ㄅ與ㄅ之混合也（其中「十」之讀「石」爲ㄅ與ㄅ之混合；ㄅ爲ㄅ之入聲，ㄅ爲ㄅ之入聲，則ㄅ與ㄅ亦有混合之象）我所能獻之寶，如是而已。

至於北音將ㄅ與ㄅ混合爲一個ㄅ的事件，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時，ㄅ已有岌岌不保之勢，不過周老先生還痴心妄想，希望挽將倒未倒之狂瀾：您看佗那『針（ㄅ）有真（ㄅ），林（ㄅ）有鄰（ㄅ），飲（ㄅ）有引（ㄅ），……貪（ㄅ）有灘（ㄅ），岩（ㄅ）有顏（ㄅ），淡（ㄅ）有旦（ㄅ），……添（ㄅ）有天（ㄅ），鹽（ㄅ）有延（ㄅ），劍（ㄅ）有見（ㄅ）……』的話，便可見其時之ㄅ已成東周之孱王了。到底他老先

生逆天而行，終不能久，到了明末，這『侵尋、監咸、廉纖』三個日韻不能不向着『真文、寒山、先天』三個日韻繳械，請求改編了。一四四五年蘭茂所作之韻略易通，到了一六四二年，被畢拱辰修改爲略韻匯通，其改革雖有數處，而最重要的就是取消這『侵尋、監咸、廉纖』三韻；比畢拱辰略早一點，則有一六一一年喬中和所作之元韻譜，也已刪除這日數韻。

講到 $-i$ $-u$ $-e$ $-o$ $-a$ $-b$ $-p$ $-m$ 三系混合爲一，這南宋朱敦儒的樵歌已見其端，我想元明之時或者有些韻文也是這樣，尤其是戲曲，不過我的見聞太陋了，而我對於戲曲幾乎還沒有繙過，實在回報不出什麼來，我但知明季松江施紹莘的花影集把 eng 與 en (em) 恐怕本無此物， ing 與 in 與 im 與 in 與 an 與 am ien 與 iem (國音中之 an 與 ian 南音至今尙分兩系) 都混合通押而已。惟 ang 與 an 與 am 之相押，尙未尋得『古已有之』的證據，大概是『古尙未有之』，其理由或者和您所懷疑於 ai 與 ae 相通之少一樣：『韻母 a 的聲勢比 o 來得闊大

些，變古較難』吧。還有 *ong*, *iong* 兩韻，其音本與 *uen*, *iu* 相差較遠，古未混合，亦固其所。

照此看來，北音合三系爲兩系，南音更合三系爲一系，（除一二較特別之韻，）都是『古已有之』的。到了現在，北音 *ng* 與 *ɿ* 兩系，也漸有混合之趨勢；例如肯 (*keeng*)、貞 (*jeeng*)、巨 (*geug*)，今音變爲 *keen*, *jen*, *geun*，而天津 (*tianjin*) 又變爲 *tianjing*，暖 (*noan*) 又變爲 *naang*，窘 (*jeun*) 又變爲 *jeong* 之類皆是。其在南音，宋明以來混合的，今仍混合；即 *ang* 與 *an*，以我所知，如浙江之杭州，江蘇之江浦，安徽之當塗等處，都已混合爲一，非 *ng* 非 *ɿ*，讀成一種鼻韻；又如江蘇之松江等處，*iu* 韻亦合於 *iong*，如勳 (*shuun*) 讀 *shiong*，雲 (*yun*) 讀 *yong* 之類。

據我的瞎猜，將來 *ng* 與 *ɿ* 兩系，無論南北，都要混合爲一的。混合的結果，或者竟是一體變爲鼻韻，也未可知。法語就是這樣。我看中國語音的變遷，與法

語最爲相近：法語對於詞尾的輔音，鼻聲（如 *pe*）都與前面的元音合爲一體而變爲鼻韻，破裂聲（如 *pe*）與摩擦聲（如 *pe*）都減去不讀，中國大致也是這樣。這種變遷，所用的音日見其少，我以為是進化的：一是單音詞漸變爲複音詞，用不着弄了許多佶屈聱牙的音來分別許多單音的詞；二是人類一天一天聰明起來，聽說話，看文章，對於一個詞，能够從它在句中所處的地位，還有它和它的上下文的關係，而確定它的意義，縱有異義而同音的詞，不難瞭解分辨，不會混淆誤會，也用不着弄了許多佶屈聱牙的音來分別許多異義的詞。（一般人以爲異義同音而異形的詞，全靠這字形不同來區別，故對於咱們那個『國語應該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張，總覺得將異義同音的字寫成同樣的形體，是萬萬不可以的，這真合着某校某教員的兩句妙文，『夢中多曹社之謀，心上有杞天之慮』了。他們往往愛引西文的同音異形字爲例，如英文的 *no* 與 *know*，*wife* 與 *rite* 與 *right* 等等。其實這是英文的壞處，語音已變，字形未變，弄成

這種拼音上的大麻煩，實在不足爲訓。聽說他們那邊有人主張改良拼法，把這類同音異形的字改成同樣的拼法，這是很對的。國語文學是活的文學，國語是活的語言，所以現在應該用天然的活語活音作爲國語國音，而且還應該定用一種活語活音作國語國音的基本，而再旁搜博採許許多多別種活語活音以輔助之增益之。北京語北京音在事實上早已取得國語國音的資格，所以咱們的主張拿它們來作國語國音的基本。可是我的意見，應該叫國語國音常常跟着活語活音改變，決不可像有一班人所主張的『某字的國音一經規定，便應該永遠照它讀，不准再去遷就活語活音』那種『低能』的辦法，弄得國語國音成爲僵固不化的死東西。活語活音常有變化，國語國音跟着它改變，才能日趨於活潑、自由、豐富之域。若說現今所定的國語國音已經是盡美盡善，『天不變，語亦不變，音亦不變』，那便好像昔之求爲仙人者，希望白日飛昇，天喝瓊漿，吃麒麟脯，叫金童玉女來伺候，兆兆兆年永遠過着那樣『精緻玻璃花

球』式的生活一樣。過那樣的仙人生活不如死，說那樣的國音國語不如變啞吧，因為實在單調得太難受，固定得太無聊也。而況今何時乎？今何世乎？苟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一旦實現，則全國交通，四民平等，窮鄉僻壤之語言，農夫蠶婦之文藝，不難紛呈於吾前；苟目光不至如豆，肯歡迎彼等所謂『文化侵略』，不想做新義和團，則他國之語言文字咸得恣我擷取，國語國音之前途，繽紛燦爛，美麗將莫可名狀。您說，『詞漸老死，「詞韻」專書也就出來了。』自過去的史實言之，固然如此；若用『低能』的辦法處理國音，其結果亦必至此；但國語國音若跟用活語活音而變動不居，則國音韻書亦必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矣。您以為然否？

您的夥計 Yigun-Shyuantong。

疑古玄同十五年的 Shuangshyrjye。

黎跋

右爲南宋初洛陽人宋希真敦儒樵歌三卷，據四印齋所刻吳枚菴鈔校本排印，章衣萍標點，卷首加胡適之宋敦儒小傳。小傳中批評他的詞：『詞中之有樵歌，很像詩中之有擊壤集。但以文學價值而論，宋敦儒遠勝邵雍了。將他比陶潛，或更確切罷？』王鵬運也說過：『希真詞於名理禪機均有悟入，而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擬之於詩，前似白樂天，後似陸務觀。』這都是很確切的批評。但這部詞集向來不爲人所重視，明毛晉所刻汲古閣宋六十一家詞，除北宋二十三家外，南宋三十八家中，並沒有把樵歌採入；清阮元雖曾依汲古閣舊鈔本進呈，但四庫中也沒有著錄；此外彙刻詞集的，如侯文燦的名家詞，江標的靈鷲閣彙刻詞中，都沒有；吳昌綬的雙照樓景宋本詞，也不曾搜得此種；只這王鵬運的四印齋彙刻詞，把他列在南宋三十二家之中，還有朱祖謀的彙刻詞，

把牠列在南宋八十二家之中。零篇選詞的，也不大重視他；南宋人周密專選南宋人的詞，編成一部絕妙好詞，連自己的也選在裏面，可是一百三十二家中就沒有他；南宋人黃昇的花菴詞選，中興後十卷中，却選了他的十首，只批評他的『西江月二首，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宋元間傅本草堂詩餘選了他的中調一首，長調五首；明楊慎的詞林萬選有他的生查子一首；以後的詞選也不消說了。

原來他的詞是重意境而輕規矩的，其實，那時候的詞，還是在與音樂合作的時代，其規矩只在『唱』的音節上，並不在『做』的文字上；卽以用韻而論，宋詞就完全脫了韻書的羈絆，大家只把當時普遍廣泛的語音作標準，有時高興還不妨叶幾個自己的方音，只要節奏合拍，唱得好聽，這些講究倒不在乎，所以當時詞家可以把應制和摹古所應遵守的詩韻完全不睬。大凡一介時代的文學，越近於平民的，越是活的，越是活的，越沒有這些文字上的規矩。從風詩樂

府直到崑曲京調，都是如此。但一個時代的活文學，漸漸的由平民影響到文人，便漸漸的提高，漸漸的發皇，漸漸的被干涉，漸漸的入於老死，到了老死，一切規矩都出來了，這種死文學的地位也就很尊貴了。即如唐宋的活詞，本沒有一定規矩的詞韻；文人填詞，也不過視爲一種遊戲，所以他們的詞集大都別爲一編，不雜入詩文集，爲的是怕失身分，却又捨不得拉雜摧燒之。由南宋而元明，詞漸老死，『詞韻』專書也就出來了，詞的地位也就僅亞於詩，文人專集可以詩詞並列了。然而平民方面，早又湧來一股潮流，另成一種沒甚規矩的活文學，人們又漸漸的向牠傾倒，又漸漸的加入而干涉了；這便是曲。從樂府起而代風詩，絕句起而代樂府，詞代絕句，曲代詞，直到京調代崑曲，都是如此。

就因爲文字上的規矩不嚴，所以作的人可以努力於意境和情致；更內行的便去和樂師歌伎們參酌實際上的音律，決不專從紙片上鬧玄虛。因此，一體初興，光燄萬丈，後人摹擬，總不能及。詞運到了南宋初年，已算「如日中天」，以

後便是衰落的時期了。

朱希真生在這個如日中天的時代，即以『詞韻』而論，他便覺得有規定之必要了。元陶宗儀曾批評他所擬的應制詞韻十六條和聲韻四部，失之混淆（詞林正韻引）。這部書可算詞韻的嚆矢，可惜久已亡佚，無從稽攷，現在只好看他樵歌的用韻。樵歌用韻真是混淆極了！試把全書中屬於附聲韻母押韻的字統計一番。

所謂附聲韻母，這裏是專指附加鼻聲的，就是韻母無附有 ng n m 三個聲母以收音的，古韻學家謂之陽聲之部，就廣韻韻目分配起來，第一，收音於 ng 的，有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等十二平聲韻；（舉平聲以概上去，合爲三十六韻，下準此。）第二，收音於 n 的，有真、諄、臻、文、殷、魂、痕、元、寒、桓、刪、山、先、仙等十四韻；第三，收音於 m 的，有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等九韻；總共三系有三十五平聲韻（合上去兩聲計之，有一百零五韻。詞有平仄互叶之體，上去更通押不分，照

例是把平聲領上去兩聲的，所以只說平聲三十五韻已足。）

這三十五個附聲的韻，在唐初作詩的人已不能嚴守，許敬宗曾奏定某韻和某韻同用的辦法；據戴震聲韻攷所考定的，第一系的冬與鍾，陽與唐，庚與耕，清，蒸與登，第二系的真與諄臻，元與魂痕，寒與桓，刪與山，先與仙，第三系的覃與談，鹽與添，咸與銜，嚴與凡，在那時都已可以同用，那麼這三十五個附聲的韻，實際上已併爲十九了。（到了宋仁宗時敕撰集韻，賈昌朝又把第二系的文與殷通用，第三系的嚴通於鹽，凡通於銜，再到南宋理宗時新刊禮部韻略，平水劉淵就唐初同用的和北宋通用的，一律正式合併，附聲韻便併成十七韻，這就是現在通行的詩韻，所謂平水韻便是。）然而唐宋間作詞的人，連這比較簡單的十九部，也不願意遵守，又把第一系的東與冬，江與陽，庚與青蒸，第二系的真文與魂痕（魂痕又與元韻分離），元與寒刪先，第三系的覃與鹽咸嚴都通用起來；於是第一系的十二韻併爲三韻，曰東冬，曰江陽，曰庚青；第二系的十四韻併爲

兩韻，曰真文，曰元寒；第三系的九韻也併爲兩韻，曰侵，曰覃咸，故隋韻有附聲的平韻三十五，至唐詩同用而併爲十九，（後定爲十七，）至宋詞通叶而併爲七，表以國語羅馬字，就是 *ong, ang, eng (ing); en (in) an; em (im), am* 七個附聲韻母（唯收 *m* 的兩韻爲國音所無）而已。

這是清初以來研究詞韻的專家就宋詞的大多數歸納出來的，卽此可見那時中國的普通語音已是如此，實已開現代國音的先河。但既於 *ng n m* 這三大系的區別，似乎還是界限分明，不容淆混；仔細把宋詞一看，才知道那時的普通語音連這三個界限也打破了：最顯明的就是第一系的庚青（*eng* 或 *ing*）與第二系的真文（*en* 或 *in*）互通，而第二系的真文又可與第三系的侵韻（*em* 或 *im*）互通，於是乎庚青所併的廣韻韻目凡六，真文所併的凡七，合侵韻共計十四個附聲韻，可以聯成一韻；所謂穿鼻（*ng*）抵齶（*n*）歛唇（*m*）之分，在這十四韻中，也就分無可分了。統計樵歌三卷中，用附聲韻的詞凡八十六首；除屬於元

寒韻的不計外，就有四十二首；其中用庚青韻的，只有下卷減字木蘭花三首，清平樂二首，相見歡一首，因為都是短章，未與他系通押；用真文韻的，只有上卷臨江仙一首，風流子一首，中卷南歌子一首，南鄉子一首，下卷浣谿紗一首，菩薩蠻一首，未與他系通押；用侵韻的，只有下卷菩薩蠻一首，未與他系通押；除這十三首外，其餘二十九首中，或庚青與真文不分，或真文與侵不分，或僅寥寥數韻中，竟將庚青真文侵等三系通押起來。

其庚青與真文不分的凡十三首：如上卷水調歌頭第六首用庚清韻，忽麝一魂韻的『真』字；桂枝香把庚青韻的仄聲『井』『省』（靜韻）『整』『影』（梗韻）『艇』（迴韻）『定』『聽』（徑韻）等字，和真文韻的仄聲『緊』（軫韻）『隱』（混韻）『鬢』（震韻）『問』（問韻）等字通押；風流子用真文韻，忽麝一庚韻的『明』字；卜算子慢用真文韻的仄聲，雜一庚韻去聲映韻中的『病』字；鷓鴣天第六，第九，第十四，這三首都是真文

和庚青不分的；中卷定風波用真文韻，又來一清韻中的『情』字；漁家傲第三首用庚青韻的仄聲，又雜一真韻去聲震韻的『陳』字；南鄉子用真文韻，雜一清韻『盈』字；西江月第二首將真文韻的『神』『新』『春』『隱』和『青』『靜』同押；下卷探桑子和訴衷情第三首用的都是真文韻，却都雜一庚韻中的『平』字。——本來呢，從六書中形聲字的組織上和古韻的分部上看來，這庚青與真文兩類真是判然的鴻溝；直到現代國音的標準語，即北京音，這兩組也還是絕不相紊，所以注音字母必分ㄊ、ㄋ，北部各省，大體如此，可是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一帶，無論是官話是方音，便已不能分別；因之，影響及於京劇。京劇本源於南方的徽調，徽調又採自鄂調的皮簧；京劇名伶譚鑫培又是湖北黃陂人，咬字不變鄉音，遂使戲詞中押韻的字，庚青與真文兩系互相淆混，和北方實際的語音大不相同。但究竟是真文混於庚青，將 n 變作 ng 呢，還是庚青混於真文，將 ng 變作 n 呢？這可不能從脚本上的戲詞看出來，必須用耳朵去實驗的。當

然聽過京劇的都知道：庚青混於真文，ng變作n了。本地伶人語音成習，有時庚青韻的字還不免唱成ng收音；可是遇着『延音轉聲』之處便很注意，例如劉鴻聲是北人，正宗的譚派每譏他咬字不真，但若唱到武家坡的『八月十五日光明』的『明』字，或完璧歸趙『學一个奇男子萬古留名』的『名』字，這都是要延音的，延音而不轉聲則已，一轉聲則決不依北音收ng而轉成 ng

(兀Y)或 ng (兀己)而必用n轉成 ng (ㄣY)或 ng (ㄣY)的。(語言及歌劇中關於延音轉聲的條例，可參照拙編新著國語文法頁330——336)

歌劇如此，普通韻語也有這種趨勢，例如北京順治門外鐵路棚門旁邊豎的木牌佈告：『火車往來，疾如電奔。行人車馬，謹慎穿行。倘有疏忽，危險立生。事關人命，佈告諄諄。』故北京人說話雖嚴格的保持了庚青和真文的區別，姓『陳』的決不會和姓『程』的混淆，但作起韻文來，却不知不覺的『宋詞化』了。

其真文與侵韻不分的凡五首：如上卷水調歌頭第二首『陰』心『金』

『音』『斟』『今』『尋』都是侵韻的字，末一韻忽押一個真文系的『魂』字；鷓鴣天第十首用真文韻，末了忽押一個侵韻的『尋』字；中卷朝中措第十一首也是這樣的；行香子用『鑿』等五個真文韻，又用『侵』『緘』『尋』三個侵韻；桃源憶故人第三首用真文的去聲韻，却配了侵韻的去聲『甚』『沁』兩字。侵韻可通真文，當然也可通庚青，凡二首：如中卷西江月侵韻的『林』『心』和庚青韻的『聲』『聽』『輕』『靜』通押，下卷相見歡第五首『聲』『城』『更』『燈』爲韻，而『月西沈』却押到侵韻去了。——本來呢，現在除了廣東，收m的怪韻早已消亡了；在國音中，凡侵韻的字都併入真文，用n收音了。但在三代古韻裏，這兩系却又真是判然的鴻溝，（毛先舒以爲詩經綠衣末章『風』『心』爲韻。楚詞涉江『風』『林』爲韻，侵韻居然通到東韻去了；不知『風』從凡聲，古音方凡反，本來是m收音的。又舉詩經鼓鐘的末章以爲出了侵韻的範圍，不知這章詩侵韻的『欽』『琴』『音』和覃韻的『南』，祿韻的『僭』

古音都收音於m，自然可以通押，那時這附m聲的韻是不含糊的。可是到了漢魏，至於隋唐，一天一天的和n或ng混合起來。（卽如清初作詞韻的沈謙，便引了古樂府嬌女詩『壯游臨河海，遙望中孤菱，芙蓉發盛華，綠水清且澄。絃歌奏音節，髣髴有餘音。』作十二侵『音』通庚青蒸『菱』『澄』的證據；又引了毛澤民于飛樂詞『雲』（真文韻）『驚』『瓶』（庚青韻）『心』（侵韻）『膺』（庚青韻）五字相叶作這三系合并的證據。其實，韻文和記載中的證據還不少，若要知其詳細，請問疑古先生。）宋詞把牠們的界限一齊打破，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足爲奇了。——但樵歌中收m的覃咸韻和收n的元寒韻相通的，比較少些：統計這八十六首附聲韻中，用元寒韻的詞凡十四首，其中和覃咸韻通押的，上卷臨江仙第七首有一『拈』字，中卷朝中措第三首有一『衫』字，漁家傲第二首有一『減』字，下卷減字木蘭花第二首有一『帆』字，第八首有一『監』字，清平樂第三首有一『厭』字，鼓笛令有『點』『念』兩字，

計共七首，八個字。這數目的特少或許是偶然的，（也許是韻母 a 的聲勢比 e 來得闊大些，變古較難，）但元寒和覃咸在當時的併合，則已成不可掩的事實，於是第三系收 m 的兩韻——侵和覃咸——都各自找着歸宿，這便是收 m 的附聲韻母銷亡的先兆了。

其寥寥數韻中竟將庚青、真文、侵等三系通押起來，這當然不足爲奇了，凡九首：如上卷水調歌頭第三首「清」「顰」「斟」爲韻，勝勝慢「興」「紛」「深」爲韻，沁園春「情」「人」「心」爲韻，臨江仙第四首「城」「雲」「陰」爲韻，鷓鴣天第四首「聲」「巾」「砧」爲韻，中卷戀綉衾「平」「新」「今」爲韻，古相思「晴」「痕」「陰」爲韻，西江月第五首「命」「親」「心」爲韻，下卷卜算子第二首「勝」「信」「飲」爲韻。——這種押韻法，在墨守平水詩韻的先生看來，真算够搗亂的了；求之秦漢以前，更無一合，古韻學家尤當起「還之淳古」之思。然而今日操漢語的區域，大約有三分之二以

上是完全表同意的，只北方官話對於第一字覺得有點兒蹩紐，廣東語對於第三字覺得嘴唇還不能不閉一下子；可見中部和西南部的普通官話，在宋詞盛行的時代已經有了雛形了。

於是附聲韻三系之中打消了m一系，七韻又併成四韻：曰東冬，曰江陽，曰庚真侵，曰元覃；用國語羅馬字和注音字母表之，就是 *ang* (X ㄤ) *ang* (ㄤ) *an* (或 *in*) (ㄢ) *an* (ㄢ) 四個韻母，比標準的國音還少一個 *eng* (或 *ing*) (ㄥ)。

樵歌中八十六首用附聲韻的詞，固然足以證明這種合併的事實，但談詞韻的總以爲庚真侵的併合和元覃的併合是不足爲訓的，並謂『宋代名手作詞，亦多區別；』可是『秦觀秋闈，「慢」「暗」累押；邦彥美人，「心」「雲」并陳；少隱禁烟，「南」「天」「莫辨……；』他們又何嘗不知道？但客觀的事實總敵不過傳統的觀念。試就各家的詞韻論之：這位樵歌作者朱老先生所編的

詞韻是無從稽考的了；南宋一代，還有張輯給他作注釋，馮取洽給他增補一些，都爲陶宗儀所譏，書也都沒有了；但可推定他們都是按廣泛的韻腳歸納而成，或者竟拿當時臨安和中州士族的混合語音作標準，像周德清按大都（卽今北京）語音作曲韻的一樣。元明兩代，北曲傳奇盛行，詞韻大都跟着曲韻走，雖不密合，却還相近，所以後來發見宋紹興二年刊行的某斐軒詞林韻釋（一名詞林要韻），秦敦夫便疑爲元明人謬託的。今祇就這部樵歌一查，用韻實不能與某斐軒完全相合；不過說者以爲某斐軒把入聲字配隸平聲，證爲曲韻，不是詞韻，並謂詞韻入聲獨押，斷無平上去通押之理，這却不然：樵歌中就有此例，如下卷柳梢青第三首用入聲月韻的『發』、『月』薛韻的『別』、『說』錫韻的『覓』相押，却攙押一個上聲馬韻的『也』字，這也可算開北曲的先河了，可證那時中州語音已有打破入聲的趨勢。因爲宋與金元時代密接，又有民族遷徙，南北混雜的事實，詞曲都起於民間，要根據活語音，那麼，宋詞元曲，用韻雖

不密合也，自然要相近的，不過詞已盛行了二、三百年，其用韻的混雜程度，比新興的北曲把一個地方社會的語音作標準的，自然要高些；加以南北語音究有不同，入聲既保留於南方，擬定的詞體也保留了入聲獨押的習慣，間一通押，不爲常例；這些就是詞韻和曲韻不能密合的原因，也就是後來北曲的韻和南曲的韻又要分家的原因。且不論這些變遷，只論詞韻，元明間人或者還有真宋本的某斐軒，或者朱老先生那部詞韻還存在，所以沒有人提起這個問題。——其實是用死詞牌靈活曲韻的居多，即因雖不密合尙還相近之故。不料到了明末清初，沈謙著一部詞韻略出來，除存疑的某斐軒外，這算是第一部具體的詞韻，而成書則後於詞體盛行的時代約五百年；清初毛先舒又爲之括略。自是趙鑰、曹亮武、仲恆、胡文煥、吳寧、李漁、許昂霄……等的詞韻踵出，直至戈載的詞林正韻，都是大同小異，即如附聲韻母的三系，總是不敢混合的，不問宋詞事實上是否如此。其間惟有吳煥等所編的學宋齋詞韻和鄭春波的綠漪亭詞韻，膽敢將

真文庚青侵等十四韻同用，元寒和覃咸十五韻也併部，這才合於宋詞用韻的真相，不愧爲「學宋齋」了；然而戈載便罵他「所學者皆宋人誤處」，又道：「試取宋人名作讀之，果爲若是之寬者乎？」又歎息：「詞韻遂因之大紊。」平心論之，你若要替五百年後不能入樂的死詞製定新韻，把寬的弄窄些，儘管弄得非驢非馬，都是你創作的自由，但不應說古人本來如此，而不如此者則派作「誤處」而非「名作」；原來治學之道，「求真」和「求是」不必併爲一談；求是者可以是其所是，求真者却不能真其所真；所以清人所撰的許多詞韻，除學宋齋一派外，只算是清詞的韻，不得謂爲宋詞的韻；只算是主觀的標準詞韻草案，不得看作客觀的唐宋詞韻考。若要攷唐宋詞韻之真，則毛奇齡的話倒是說得很對的：「詞韻可任意取押；支可通魚，魚可通尤，真文元庚青蒸侵無不可通，其他歌之與麻，寒之與鹽，無不可轉；入聲則一十七韻展轉雜通，無有定紀。」（戈載却罵他道：「不料喪心病狂，敗壞詞學，至于此極！」）爲甚麼詞韻竟這麼隨

便呢？四庫總目提要中有批評沈謙和仲恆的話，却也說得不錯：『填詞莫盛於宋，而二百餘載作者雲興，但有製調之文，絕無撰韻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詩韻，或各雜方言，亦絕無一定之律。不應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數百年後始補闕拾遺。蓋當日所講，在於聲律，抑揚抗墜，剖析毫芒。至其詞則雅俗通歌，惟求諧耳，所謂「有井水吃處都唱柳詞」是也；又安能以禮部韻略頒行諸酒壚茶肆哉？作者不拘，蓋由於此，非其智有所遺也。』總而言之，宋詞以當時普通混合的活語音爲韻，名家如黃庭堅，曾覲，劉過，吳文英等，更敢任意攙雜幾個土音；研究文學史的要知道這正足以證明一個時代活文學的特點，研究言語學的也可以藉此攷究當時的普通語音和方音土語的流轉變遷。

現在新詩初興，用韻也差不多是這種情形；各自的方音就是各自的詩韻，也和民間歌謠的押韻一樣，這大概都要算在方言文學裏；至於要作國語文學的新詩，當然以國音爲準，例如趙元任的國音新詩韻，便是這時代新編的韻書。

但現代究竟不比從前，一切辦法都可以向著合理而又不違乎自然的方向做去，此後新詩的韻，決不會像宋代活詞韻那麼漫無邊際，也不會學清代那些死詞韻的徒弄玄虛。簡單說來：國語文學必有標準韻，標準韻就是北京的方音，即所謂國音；方言文學則各以其方音作標準，自由發展，兩無妨礙，都是活的。再以附聲的韻爲例：國語的標準韻就是從這樵歌所證明的宋詞通韻——東冬，江陽，庚真侵，元覃四部，再把庚韻（包括廣韻六個韻目）析出來獨立，合計有五個附聲韻（但這庚韻部中的合撮兩呼，如『轟』『駝』『榮』『兄』等字，應併入東冬韻，如中原音韻的例；遇必要時，其開口呼也可與東冬通押，這也是已成的事實，如京津通行的大鼓詞就是如此。再若遇必要時，庚韻部中的開齊兩呼，也不妨與真侵同押，以示南北的通融。）至於方言詩歌，各如其實，東冬可通江陽（東江古本通，如子『聾』『盲』『已叶韻；江陽相通也從六朝起，故江可帶着陽通於東冬，南部方言中不少此例，）江陽可通庚真侵（陽與庚本有

關係，宋詞中如吳文英的法曲獻仙音，就把『向』字和『冷』字同押，南部有此方言，但真侵跟着併合的還少，江陽又可通元覃，（如安徽江北一帶和長沙方言都如此，例如章行嚴題相片贈胡適之詩……『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你，總算老章投了降。』寒韻的『看』可與江陽韻的『降』『腸』等同押，元覃也可通庚真侵，（侵覃古音同爲M的收音系，本可通押；唐制把真部的魂痕與元韻同用，直到現在作詩還是合爲一韻，已算素有淵源；杜詩石壕吏『老婦出門看』、『看』字與『人』字爲韻；這都是老證據，不但方言如此。——這麼一來，方言文學中，豈不是凡附聲的韻都可以相通了？但事實上却沒有一種方言能把附聲韻的全體相通的，（例如長沙把江陽通了元覃，便不再通東冬了，）所以要『各如其實』。總之：民國新韻，有全國統一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就是一種活的方言；也有各地不同的標準，但這些標準只是任方言文學的自然，不加

干涉；那麼，既不會像詩韻詞韻等書那樣的不顧唇吻，也決不會像宋詞用韻那樣的南北古今混雜糾纏。所以現在這年頭兒，凡事都可以向着合理而又不違乎自然的方向做去。因跋樵歌，附帶一說。

八月八日，十五（一九二六）黎錦熙

林跋

衣萍先生：

好好的一本供人欣賞吟咏的樵歌，爲什麼要做跋，又爲什麼偏要叫我對於詞學全屬外行的人來做跋呢？卻之生恐不恭，待要從命，又不願班門弄斧，況且有劭西及疑古玄同先生各有三五千言的跋文，把詞韻應行推翻的理由，交代的清清楚楚，再寫下去，豈不成個贅瘤？無已，只得把我讀兩篇跋文後的感想，拉雜寫上，你若不嫌其爲畫蛇添足，就算做跋樵歌跋，而非跋樵歌吧。

劭西先生跋文大旨，彷彿是說凡文體初興，起於民間，都是活躍靈動，等到流入『文人』手中，先就喪盡生氣，呻唔摹倣，再自釐定繩律，加上桎梏，斲傷性靈，詡爲能事，於是而這文體的元氣盡，精髓竭，他種的文體，遂復崛起於民間，取而代之，古來詩賦詞曲的演化，都是如此。雖然文學興衰，體裁迭出，據表現主義

的批評裏，不僅是這麼一回事，然而世上確有低能之徒，誤認形骸爲體魄，好作詩律韻律，強使詩人騷客就範，入他們的圈籠。中國文學的這種禍階，當然要算沈約（去矜作詞韻，還是弄他沈家的古董）其實詩人騷客，應酬的詞章不算外，若是有感而作，觸動靈機，信手拈來，水到渠成，何曾填什麼詞，押什麼韻？在項羽唱他的『垓下歌』，劉邦唱他的『大風歌』時，他們只是表現當日的感慨，何曾是做什麼七言詩。騷人墨客，若是有點創作的感興，而不僅是騷人墨客，便要常對於這些格律不敬，湯臨川所謂『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須唱的曲調且如此，餘更可知。所以高才詩人例如太白與樂天，都不能確守沈韻。上當的還是那些限韻題詩的無知士女。就算李白借用陽韻，做一篇『白髮三千丈』之句何涉？唐人以詩取士，頒行成式，這是以功令籠絡文人，文人爲求功名，想顯進，屈就功令，做轅下駒，又與文學何干？至於詞既爲詩餘，又沒有功令仕進的關係，又是比較接近白話，當然只好隨時代與地域之不同，任其自然，惟以

音韻之和諧爲主，不必說學宋本是低能，就是找到有宋『名家』的真作，仍舊要發見『之』『佳』通用，『物』『質』雜出。我們若丟開場屋時文功名舉業的見地，自然應認無拘束的音韻和諧爲詩詞的本然，而視拘泥守古的韻書爲文學橫受政治勢力干涉的變相。

像朱希真這麼一個跌宕曠逸的詩人，自然要更把詩韻，不肯放在眼內。你想唱着『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更安排，領取而今現在』的詩人，對於一『東』二『冬』也肯顧到多少嗎？你看他老先生過了『飢蚊餓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夢？』時，還是持那無爲主義，『被我不扇不捉，廓然總是虛空。寺鐘宮角任西東！別弄些骨董』還能管到些不關痛癢非蚊非蚤的，與語言不合的韻腳嗎？所以他說：『莫聽古人閒語話，終歸失馬亡羊。自家腸肚自端詳，一齊都打碎，放出大圓光。』大概他對世事如此，對於作詩功夫，也是如此看法。倘是端詳的音韻和諧，自是暢適，若要古韻

與方言音帶有抵觸之處，總也不出於『打碎』之一道。

再說到三系附聲（穿鼻的 ng，抵齶的 n，閉口的 m）的演變，據我看來，何只是有宋以後的一段故事。樵歌時把數韻合併，算不得什麼希奇。m 音的在方言中與 n ng 併合混用，不但『古已有之』而已，簡直是古而又古，上溯三代了；鼻音讀得不正也沒有賽過我孔老夫子。『三百篇』中，以 m 與 n ng 混用幾篇除了『秦風』『豳風』各一篇外，都是『大雅』西周的詩，至於孔子用韻傳易，一楊糊塗，n ng 互混，m ng 並押，與今日江浙人不相上下。屈原也是有名的傲視 m 音黨徒，朱希真若要援古爲證，正是說來話長，我且舉『三百篇』中 ng, m 互韻的例：

（秦風）

小戎：以參韻中，

又：以音韻膺、弓、滕、興，

又：以驂韻中，

(幽風) 七月：以陰韻冲，

(大雅) 公列：以飲韻宗，

(大雅) 蕩：以諶韻終，

(大雅) 大明：以林心韻興，

(大雅) 雲漢：以臨韻蟲宮宗躬，

(大雅) 頌閟宮：以綬韻崩騰朋陵弓增，

(大雅) 頌殷武：以監嚴濫韻遑，

這些誰也不能不承認是『三百篇』中最古的一部分，可見秦幽西周，（今之甘肅）早有不大肯斂脣的方音，不待今人纔把『林先生念爲 Lin 或 Ling 了。』

至於孔老贊『易』無奇不有，於『艮』以心韻躬正終，於『比』以禽韻中終，於『恆』以深禽韻中容終，凶功於『屯』以禽韻窮。又於『屯』以民韻

正，於『革』以信韻，正於『節』以成韻，民於『觀』以賓，民韻平。還有更加放誕的例，如『乾』以元、天、形、成、天、命、貞、寧爲韻，於『坤』以元、生、天爲韻，於『訟』以中、成、正、淵爲韻，於『大畜』以正、賢、天爲韻。在這些點上的放誕，恐怕連朱希真、徐志摩都趕上孔老先生了。

據我所知，m 音在秦隴方音消滅以外，鼻音的轉變，在齊魯陳宋也確有其事，陳宋桓聲讀和（姓韓轉爲姓何）齊人言殷如衣，這大概早已如玄同先生所講法文音讀法了，也不必俟之將來。在字的通假上，人名地名的互異，也可以決言古時方音不能對於 m n ng 十分謹嚴，如古以曾爲贊，以朋爲鳳，『戴勝』之爲『垂斂』，『濫水』之爲『隴水』，這些都是周秦西漢的音變實據。樵歌的作者，真可以不管這些蚊蚤，不扇不捉，高枕無憂了，只累了我們一些不會作詞的三位骨董同志，來替他扇蚊捉蚤，想起來着實無聊。

後記

右樵歌三卷，宋朱敦儒撰。余於民國十五年冬間，從胡適之先生之囑，將樵歌校點印行，並將胡適之先生之手註多則錄入，由胡適之先生作序，黎錦熙疑古玄同二先生作跋。惟初版校對不精，誤植甚多，屢欲校改重排，困於衣食，東西飄泊，苦無暇晷。今夏養病吳淞，乃從胡適之先生處假得先生手校本樵歌，將所有誤植，重新校改，復懇林語堂先生爲之一跋，並將四印齋刻本吳枚庵所錄樵歌考證及朱敦儒史料，及王鵬運原序加入，作爲附錄。從此國內學者披讀樵歌，或可較爲利便矣。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衣萍記於上海

校記

右朱希真樵歌三卷，長洲吳小匏鈔校本。初，余校刻樵歌拾遺，卽欲求其全帙刻之而不可得。甲乙之際，小山太史歸田，屬訪之南中，逾五年而後如約，亟校付手民，以酬夙願。詞三卷，凡若干闕，拾遺所錄，悉載卷中。唯於花草粹編補孤鸞，詞綜補念奴嬌各一闕。其拾遺誤收朱淑真生查子『年年玉鏡臺』一闕，係沿楊升庵詞林萬選之訛，茲不錄。希真詞於名理禪機，均有悟入，而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擬之於詩，前似白樂天，後似陸務觀。至晚節依違，史家亦與務觀同慨。然南園一記，尙論者多爲原心，希真則尠有論及之者，豈文人言行固未易相符耶？抑自待過高，不能諧俗名與謗俱也？去年小山入都，倚聲相唱酬，戲援蜀人武橫誦希真詩，所謂：『如今便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者，以爲笑謔，并致深慨。校此卷竟，更不禁爲之憮然矣。光緒庚子春日，臨桂王鵬運識。

胡適
選註

詞選

定價

普通本 硬面精裝 一元八角
高中本 紙面平裝 一元六角

本編選集晚唐以迄南宋的詞凡三百五十餘首。編者自謂「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他的見解，以爲自晚唐至元初爲詞的自然演變的時期，始爲歌者的詞，繼爲詩人的詞，次爲詞匠的詞，至詞匠而音律古典，桎梏性靈，詞運便不可挽救了。本編所選諸詞，歷歷表示此種演變的途徑。每一作家有一小傳，編者的見解與批評，往往附見小傳中，讀者可解悟不少。附錄「詞的起原」一篇，爲編者論詞精心之作。

商務印書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詞 選 集

詞選	胡適選註	一册	定價一元八角
唐五代詞選	成漱泉編	一册	連史紙 定價四角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宋黃昇撰	二册	毛邊紙 定價三角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	宋黃昇撰	三册	定價六角
花間集	蜀趙崇禎撰	三册	定價九角
樂府雅詞	宋曾慥編	二册	定價九角
東坡樂府	宋曾慥編	二册	定價六角
稼軒長短句		四册	定價一元
東山樂府	林大椿編校	一册	定價四角
清真集	林大椿編校	一册	定價五角
和清真集	林大椿編校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曼陀羅廛詞	沈曾植著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歷代詞選集評	徐珂編	一册	定價六角
清詞選集評	徐珂編	一册	定價六角
歷代閨秀詞選集評	徐珂編	一册	定價一角五分

樵歌

此書作者編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校點者 章 衣 萍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THE SONGS OF A WOODCUTTER

Edited by

CHANG I PING

1st ed., Nov., 1930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87
259002

010
259002

